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到阴间去

BOOK
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一、“我要叫他活回来！”

王大同的死讯传出之后，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，李宣宣到哪里去了？

李宣宣是驾驶卫斯理那辆独一无二的车子离去的。

不必警方出甚么力去搜寻，卫斯理就知道他的车子，在甚么地方，那是一个绝不应该出现汽车的地方——这至少证明，李宣宣到过这个地方。

这个地方，是一个废弃了的深度达到二百六十公尺的旧矿坑，煤矿的矿坑。

在卫斯理的住所，当所有人问白素李宣宣的下落时，白素说不知道，卫斯理也不动声色。

卫斯理和白素之间，极有默契，他们甚至于不必交换眼色，而且，卫斯理就算一时不明白何以白素要那么做，他也会毫无保留地支持白素的所为，当然，反过来也完全一样。

这一次，情形多少有点不同的是，他们两人之间，并没有讨论这件事，即使刚才他们有两小时的悠闲时间，可是卫斯理好几次想提起，终于没有说出口——他怕自己的话一出口，就破坏了当时那种宁逸舒适的气氛，那种闲适，对于他和白素来说，都十分难得。

卫斯理知道的是：就算李宣宣没有对白素说她要到哪里去，白素也很快可以知道。不但白素可以知道，他，卫斯理，也一样能知道。

可是，白素显然不想知道——不但她自己不想知道，而且，也不想卫斯理知道。

所以，白素才会提议散步，而且，散步的时间将近两小时。

她分明是给李宣宣两小时的时间，让她可以到达地想去的地方！

听起来好像很复杂，但只要一揭开谜底，事情却再简单不过——卫斯理的那辆车子中，装有讯号发射仪，而接收讯号的仪器，就在他的书房之中，讯号发射的有效距离是二百二十公里。

也就是说，以卫斯理的书房为中心，二百二十公里为半径，作一个圆形，只要不逸出这个圆形，不论李宣宣把车子驶到哪里，进入卫斯理的书房，开启讯号接收仪，就立刻可以知道！

车上有这种设备，白素也知道。而李宣宣要去的地方，如果是在两百公里之外，她应该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——她要借用白素的车子，理由就是“你的车子速度高”，可知她极是急切，想到达目的地。

白素给了李宣宣两小时的时间，也恰到好处，那可以驶出超过两百公里了，足够她到达目的地。

卫斯理猜想，他们一回家，白素就会立即到书房，去察看李宣宣的行踪，那时自然可以进一步地讨论问题，或是采取行动，所以他才忍住了甚么也不问，以免破坏了气氛，因为事情很快就会明朗化。

他也料到，在白素和李宣宣之间，必然有着若干秘密的默契，到那时，自然也会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揭露，不必急于一时。

所以，性子急得出名的卫斯理，这一次，竟然出奇地沉得住气！

可是，当他们一回到家里时，陈长青、黄堂、小郭，乃至祖天开，都

已群集在他们家中，带来了王大同在医院死亡的消息。

那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事，黄堂又发现了病房之中，有摄录装置，拍摄到了王大同临死之前的怪异行径。意料之外和不可思议的事接连发生，卫斯理和白素，自然不能抛下各人，到书房去察看李宣宣的行踪。

而且，精明过人的黄堂，显然也想到了白素和李宣宣之间，有着他人不知的秘密，所以一再向白素问及李宣宣的去向。

而白素连想也不想，就回答说“不知道”。

白素在那时说“不知道”，不能说她在撒谎，因为那时，她确然不知道。

她可以在利用讯号接收仪之后，知道李宣宣去了何处。但是“可以知道”并不等于她那时“已经知道”。所以白素在说的时候，十分坦然。

卫斯理却觉得事情出奇，因为王大同死了，这个死亡的消息，应该尽快让李宣宣知道才是，而白素仍然不说出可以知道李宣宣去了何处，必有深意，卫斯理也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她。

这时，由于录影带中所显示的情形，如此惊人，所以卫斯理和白素也很容易掩饰过去。

王大同在临死之际，声音凄厉骇人，他叫的是：“她从阴间来！”

陈长青于是发表怪论，说李宣宣既然是从阴间来的，那么自然是到阴间去了。人人都联想到了阴间和鬼魂的关系，但白素立即澄清：李宣宣是人，不是鬼，绝对是人！

一时之间，在各人的神情上，可以看出，人人的思绪，都陷入极度紊乱的状态之中。

在人人都思绪紊乱的情形之下，各人自然而然的动作，是一齐向卫斯理望去。

尽管在卫斯理提出了他的见解之后，也不是个个都同意，但大家总希望先听听他的意见。

所以，在混乱了一阵之后，众人的目光，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也静了下来。

卫斯理也当仁不让，他举了举手——那是他在有话要说时的一个习惯。

然后，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假定王大同在临死之前，神智清醒，那么，最关键的问题是：他口中的‘阴间’，是甚么意思？”

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，卫斯理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：“王大同说‘她从阴间来’，再假定这个‘她’就是李宣宣，那么，他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卫斯理问出了第二个问题时，望向祖天开。

卫斯理是知道第二个问题答案的——王大同自“许愿镜”中得知。而许愿镜一事，是一个秘密，卫斯理是在询问祖天开，可不可以把这个秘密公开。

祖天开领会了卫斯理的意思，反应又快又坚决，他十分坚决地摇头。

这种情形，都落在在场各人的眼中，各人都不是等闲人物，自然知道有甚么事正在发生，于是，各人也有了强烈的反应。

陈长青先叫了起来：“太不公平了！大家一起行事，你们却眉来眼去，另有秘密！”

卫斯理冷冷地道：“陈先生，从来也没有人邀请过你共事，你最好明白这一点！”

陈长青鼓着气，无以为应。

黄堂提高了声音：“警方有权知道一切内情！”

这一次，祖天开也口舌不饶人，他哑着声音道：“官老爷，试试用刑，严刑拷打，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？”

黄堂脸色铁青，小郭则冷笑一声：“看来卫先生也不会有甚么好见解了，说话吞吞吐吐的人，会有甚么好主意发表出来！”

卫斯理一扬眉：“小郭，每个人都有他不能公诸同好的一些秘密，像阁下，究竟是基于甚么理由参加进这件事情中来的，就是一个谜！”

小郭大声道：“我受人委托。”

卫斯理疾声追问：“受谁的委托？”

小郭把脸涨得通红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卫斯理摊了摊手，尽量把语气放得平和：“祖先生有一些秘密，不想别人知道，那种情形很正常——”

陈长青叫：“如果和整件惨案有关，就应该公开！”

卫斯理想了一想：“和整件事有关，也可以不公开！”

他不能说“许愿镜”的神奇作用和事情无关——不但有关，而且极可能整件事，还是出王大同自许愿镜上，知道了李宣宣是从阴间来而引发的。

但是祖天开如此坚决反对把事情公开，卫斯理暂时，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思，所以，他只能那样说！

陈长青知道，卫斯理不说，无法逼他说出来，而他又极度不满，所以闷呜一声，用力一摔，转身向外便走，准备挥袖而去。

卫斯理笑了一下，大声道：“照我的想法，王大同口中的‘阴间’，一定和普通的理解，有些不同。”

他并没有挽留陈长青，只是自顾自说话，他知道陈长青的好奇心极大，在听了这样的话之后，心中的气再大，也会留下来听个究竟的。

果然，不出他所料，陈长青一听，在门口，就停了脚步，慢慢转过身，装出一副甚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情形，样子很惹人发笑。

卫斯理又道：“传统的，或普通的理解，阴间，是人死了之后，鬼魂存在的一个空间。

再具体化一点，阴间和阳世一样，也有城池、有居所、有社会组织、十殿阎王、十八层地狱等等，我不认为王大同所说的‘阴间’，就是那样的一个所在！”

陈长青忍不住发问：“你不认为的根据是甚么？”

卫斯理一扬眉：“从传统理解的阴间来的，只能是鬼魂，但是根据白素的判断，她是人，不是鬼！”

小郭沉声：“有可能是来自阴间的鬼，侵入了一个人的脑部！”

小郭说的这种情形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：“鬼上身”。

卫斯理摇头：“不会，因为她这个人，没有来历，若是鬼魂上身，那身体还是有来历的，所以，她是整个人从阴间来的！”

祖天开双手摆着：“那么，你说，大同临死，说的阴间是甚么？”

卫斯理瞧了祖天开一眼：“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王大同在知悉她从阴间来时，是甚么样的情形！”

祖天开紧抿着嘴，不再言语。白素沉声道：“各位，我想休息了！”

白素下了逐客令！

卫斯理心中喝了一声采，因为白素若是不出声，他也要不客气了，而

且他逐客的话，那些人仗着和他稔熟，效果可能不好，像陈长青、小郭，若硬是赖着不走，也总不能把他们拖出去！

这时，几个人一起向卫斯理望来，显然想他留客。可是卫斯理也想他们离去，所以他偏过头去，假装看不见。

他也想那几个人离去，原因很简单。事情又神秘又复杂，可是黄堂只是站在警务人员的立场行事，陈长青是瞎凑热闹。小郭更令人生气，他竟不肯说出是受了甚么人的委托来插一脚。而祖天开直到如今，仍不愿公开“许愿镜”的秘密，当然也是为了他自己打算，因为他使用宝镜的时间还没有到。

就算不能说“各怀鬼胎”那么严重，至少也不齐心合力，在一起，对探索整件事，并无帮助。

而且，卫斯理也极想知道李宣宣驾着自己的车子，究竟去了何处，也想知道何以白素会替李宣宣保守秘密，所以他要和白素单独相对。

祖天开先咳了一声：“大同的丧事我要办得风风光光，有很多事要做，告辞了！”

他转过身，摇晃着高大的身子，走了出去，在门口和卫斯理以及各人挥了挥手，这时，他看起来，神情哀伤，真的像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了。

黄堂迟疑了一下：“有甚么进展的话，请和我联络！”

卫斯理道：“警方有消息，也请告诉我！”

白素在黄堂走到了门口时，忽然说了一句古怪之极的话——她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，平日极少会说无头无脑的话，但这时这句话，却令人人愕然。

她道：“黄主任，请别弄坏了王大同的遗体！”

黄堂在愕然之余，奇道：“会有人要鞭苔或是戮杀吗？”

白素接下来所说的话更奇怪，她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总之，尽可能保持他的身体完整，最好向医院方面明确地说明这一点！”

黄堂的神情虽然疲倦，可是他仍然目光炯炯地望定了白素，白素坦然和他对望。黄堂知道在任何一方面，都无法压服白素，所以他最后道：“好，我去办。”

他说了之后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

陈长青伸了一个懒腰：“好了，全是自己人，说话也容易一些。”

陈长青竟然耍起这样的手段来，令卫斯理失笑。

卫斯理向老蔡道：“客人一时还不想走，你要是支持不住，大可去休息！”

老蔡答应了一声，走了进去。卫斯理还没有动作，白素已向楼梯口走去。小郭先冲向门口，大声道：“我不说委托人是谁，和整件事无关，并不是故意隐瞒甚么！”

他说了之后，也走出了门。只有陈长青，反倒坐了下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笑道：“我也不是没在府上的沙发上过过夜，客房看来是不欢迎我的了，我且在这里，自顾自饮酒取乐。”

卫斯理也上了楼梯：“请便。”

他和白素一起上了楼，陈长青还真的在沙发上躺了下来，架起了腿，摇晃着，绝无离去的打算。

卫斯理和白素进了书房，关上门，并且上了锁，白素已经打开了一个柜子的门，现出讯号接收仪来操作，不一会，在萤光屏的西北角上，就有一个小亮点在闪动。

卫斯理凑过去一看：“那是甚么所在？”

萤屏上有着方圆二百二十公里的浅刻地图，白素立刻知道：“是西北山，那里极荒凉，有许多早已被废弃了的矿洞，煤矿矿洞。”

卫斯理大是奇怪：“她到那里去干甚么？有甚么犯罪集团，在利用废矿作基地。”

白素皱住了眉，不出声，萤屏上的那个亮点静止不动，那证明李宣宣已到了目的地。

她也不知道李宣宣到那里去干甚么！

卫斯理忽然冒出了一句话：“该告诉我了！”

他料定了白素有一些话没有对他说，所以这时，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，白素望向他：“李宣宣驾我们车子走的时候会说了几句话，当时连我也不是很理解，现在想起来……感到十分可怕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向卫斯理靠来，卫斯理轻拥着她，感到她的身子，真的在微微发颤——这令得卫斯理奇怪之至，白素甚么怪事没有见过，她竟然也感到真的害怕！

白素吸了一口气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李宣宣说的是——”

当时，李宣宣已经坐在车子的驾驶位上，白素站在车旁，在告诉她一些这车子与众不同的特殊设备。

李宣宣忽然以坚决的语气道：“我不能让王大同死，绝不让他死！”

白素没有搭腔，因为阎王话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李宣宣当然不会有办法主宰王大同的生死，白素也只当那是她情绪激动的发泄。

李宣宣略停了一停，语气更坚决：“就算他死了，我也要他再活回来，不论我要因此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也要令他活回来！”

李宣宣在这样说的时候，双手握住了驾驶盘，她的双手，其白如玉，隐隐可见青色的血管，这样一双美丽的手，这时却像是想把驾驶盘握碎一样地出力。

白素叹了一声，她早已承认李宣宣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，但这时，她也只以为李宣宣是太哀伤了，以致情绪激动。所以她伸手，在李宣宣的手背上，轻拍了一下。

李宣宣抬头望向白素望来，神情认真，她的一双大眼睛中，异光闪烁，她道：“我这次去，可能要花一点时间，如果大同……不幸伤重去世，请医院方面无论如何不要破坏他的身体，我要使他活回来！”

她又一次说了“我要使他活回来”，令白素感到了当时的气氛。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妖异，而且也不知说甚么去回答她才好。

白素只好点了点头，李宣宣咬着下唇，已经发动了车子，发出轰然巨响，驶了出去。

白素倒不是故意不对卫斯理说起这个经过，而是她感到，李宣宣的话，只是悲伤下的胡言乱语，并不值得重视。

可是，突然之间，王大同确然死了，而且，在王大同的口中，得知李宣宣“从阴间来”，李宣宣的话，就另有意义了！

所以，这时在书房中，白素将这一段经过，说了出来。

卫斯理听了之后，呆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她……她真是从阴间来的？”

白素也道：“她也真的到阴间去了？”

白素这样问，自然有道理。李宣宣预知王大同会伤重不治，她下定决

心要王大同就算死了也活回来，那么，当然要到阴间去，索回王大同的鬼魂，再把王大同的鬼魂带回阳世，令王大同活回来！

不论对“阴间”这个词作甚么样的理解，它总是“阳世”的相反词——人活着，聚集在阳世，死了，自然集中在阴间！

所以，陈长青的胡言乱语，真有可能说中了：李宣宣到阴间去了！

卫斯理指着萤屏：“那里就是阴间？她能驾着我们的车，直驶到阴间去？”

白素也觉得若是那样，那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所以她摇了摇头。

二、通向阴间之门

卫斯理一拍桌子：“不必在这里乱猜测，去找我们的车子，就会有结果！”

白素迅速地向门指了一指，而卫斯理几乎在同时，就向窗口指了一指，两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，在那刹间，他们已各自交换了意见！

白素在问：“怎么对付陈长青？”

卫斯理的回答是：“我们从窗子出去！”

白素取过了一具小型的讯号接收仪，卫斯理打开了窗子，两人一起攀窗而出，落地之后，转过了街角，两人都开怀畅笑起来。

他们走出了几条街，卫斯理在一辆车子旁边，停了下来，向白素作了一个手势。

白素摇头，作了一个鬼脸，苦笑：“越活越倒回来了，唉，竟然要替偷车贼把风！”

卫斯理笑：“情非得已，借车子一用，总叫还车的时候，让车主称心如意。”

就这两句话之间，卫斯理已打开了车门，一侧身，进了车子，白素上车之后，卫斯理已发动了车子。

开始，他们还说有人跟踪，但显然没有人料到他们会那么快就采取行动，所以并无跟踪者。

白素取出了小型的讯号接收仪，小小的萤屏上，那亮绿的一点，仍然在原处停留不动。

卫斯理把车子开得飞快，那时已接近午夜，出了市区之后，车辆并不多，在转上了通向西北向的公路之后，更是畅顺无比。

虽说是在路边随便“借用”了一辆车，但是卫斯理也不是没有挑剔选择的，他熟知各种牌子各种型号车辆的性能，所以他选择的车子，他知道性能极高。这时，那车子果然不负他所望。

白素每隔些时，便报告一下距离，等到距离缩短到了只有二十公里时，公路两旁出现的，是一片奇景。

那是一大片乱石岗子，起伏连绵的岗子上，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块，那是地质学的一项奇迹，不知多少年之前，由于地壳的变动，使一座石质松脆的大山，整座崩塌。那是真正的山崩地裂，造成的结果，就成了一大片乱石

岗。

在乱石岗上的石块，大约有十多公尺高，宛若一座小山，小的也有排球那么大。在月色下看去，荒凉无比，宛若在第二个星球之上。

由于城市的发展，市区扩大，这一带，本来离市区甚远，现在也成了近郊，所以这片自然界的奇景，目前也成了郊游的重点。

在公路的两旁，有不少支路分出去，可以看到有些屋子，车子，还有灯光透出来，看来很是诡异。

车继续向西北行驶，不多久，就进入了西北山区，公路已经到了尽头，有一条通向山中的路，勉强可以行车，但是崎岖不平。

直到这时，白素和卫斯理互望了一眼，才明白了李宣宣要借用他们车子的真正原因！

卫斯理停下了车，一时之间，思绪紊乱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：李宣宣真不简单！

他道：“李宣宣要用我们的车子，她竟然知道我们的车子，有优秀的越野性能！”

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是，眼光很好，但是只要对汽车有认识，那并不困难。”

卫斯理闷哼了一声：“她在那时，已经决定来这里，可是她却不告诉你！”

白素始终维护着李宣宣：“我也没有告诉她车上有讯号发射，我们可以跟踪她！”

卫斯理再向前驶，驶出了不到一公里，已经寸步难行了，除非有他那部经过特别设计、改装的车子，怕只有坦克车才能开过去了！

而在路的两旁，也竖着巨大的告示牌。

在“警告”两个红色的大字之下，是触目惊心的骷髅和股骨交叉的表示危险的记号

那是世界性的标志，任何人一看，就可以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。

然后是警告文字：“由此前往，是早经废弃之煤矿矿址，该区极其危险，处处充满死亡陷阱，有关方面正在计划清理，任何人士，切勿进入，若在该区内遇险，并无任何拯救措施，切切注意。”

警告牌上的语气是如此严厉，看了之后，再要进去，自然可以，当然是生是外，所有的责任都要自负，与人无尤！

卫斯理和白素下了车——警告虽然严厉，但当然阻不了他们。问题是，他们要步行前往目的地！

两人都只考虑了几秒钟，就一起向前走去，走出了不到一百公尺，已经全然没有路，踏足之处，全是及膝的野草和灌木，有许多暗绿色的亮点，在不停闪动，那是各种小动物的眼睛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甚至连卫斯理和白素，也都生出了打退堂鼓的心思。可是有一个现象，却吸引着他们要继续向前去。

那现象是，在灌木和草丛中，有明显的车辙，那是不久之前才留下来的，是他们的车子驶过这里留下的痕迹——这车辙给他们强烈的诱惑，使他们继续向前。

又前进了百来公尺，白素叹了一声：“还有两公里，前面的情形，可能更恶劣！”

卫斯理摊了摊手：“总没有回去等她再出现之理。”

白素笑了一下，两人说着话，脚下并没有停止，他们同时看到了在草丛中的铁轨，和歪倒在一旁的一辆在铁轨上使用的摇摇车。

那当然是旧日矿坑的设备，卫斯理一个箭步跃向前，把摇摇车推上了铁轨，车身虽然生了锈，可是还可以运作，他和白素上了车，各自压着——，车子便发出吱吱格格的声响，在铁轨上向前移动。

那是以前要来运煤的，自然直通矿坑，约莫四十分钟之后，铁路已到了一个极大的山洞之前。

那山洞显然是人工挖掘出来的，高大整齐，是矿坑的出入口。

两人向前望去，巨大的矿洞之中，一片漆黑，而他们的车子，还有半公里的距离，看来李宣宣把车子直驶进去，停在矿洞的深处！

两人同时取出了一只小型电筒来，那种电筒虽然很小，但是可以调节光度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发出很强烈的光芒照明，是探险者的必备工具。

当然，若使用强烈光芒，使用的时间也相应缩短。他们并不需要太久，只需要前进五百公尺左右，就可以到达他们的车子了。

两人不约而同，一起使用了强光照明，可是两人也不约而同，只是着亮了不到一秒钟，就立刻熄了电筒，让眼前又变成一片黑暗——不对，刚才那一秒钟，他们所看到的情景，在他们的视网膜上，留下了印象，这印象又通过了他们的脑部活动，而成为记忆，记忆是可以永远存在的，所以虽然他们这时，实际上是甚么也看不到，但是刚才那种情景所造成的惊悸，却延续着。

他们刚才看到的景像，并不特别恐怖，可是却实在令人战栗。在两支强力电筒的光芒下，他们看到，山洞的洞壁上，满满是粉红色，像是根本没有皮肤，但是又在不断蠕动的生物，成千上万，挤在一起！

那是出生不久的小蝙蝠！

这个山洞之中，一定聚居着数以百万计的蝙蝠——这时全趁天黑，出去觅食了！

满洞的小蝙蝠，虽然可以通过视觉，使人的心理上产生战栗感，可是没有实际上的危险。但如果在这洞中聚居的大蝙蝠，有百分之一觅食归来，他卫斯理和白素，再神通广大，也无法对付像潮水一样涌进洞来的蝙蝠群！

电筒熄了之后，两人都向对方伸出手去，手心满是汗，紧握在一起。

卫斯理低声道：“别用强光，只照地上！”

白素也立即道：“快速前进，一到达车子旁边，就安全了！”

两人都没有退缩的意思，他们同时已着亮了电筒，只照地上，地上有许多坑洼，积水反射出可怕的光芒，而且空气之中，也充满了极异样的气味。

他们快速前进，两人都有非凡的武术根底，这种不算是太恶劣的环境，自然难不倒他们。

不一会，就看到了他们的车子，两人挨到了车前，迅速进入了车厢，才各自深深收了一口气。

李宣宣不在车中——这是意料中的事，不过他们也很难想像，如李宣宣这样的一个大美人，娇娇柔柔的，怎么会到这种地狱一样的环境中来！

两人想到这里，同时震动了一下，起了另外一个念头：莫非这里就是阴间？

但那只是一时间的联想——这里当然不是阴间，只是一个废置了的煤

矿。

卫斯理对这种旧式的煤矿结构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。这时车子的前面，不到两公尺处，就有一个矿井，矿井直通地底，可以深达五百公尺以上，在矿井中，又有四方八面通出去的坑道。

煤矿的矿工，就长年累月，在地下劳作。

卫斯理定了定神："她下矿井去了！"

白素咬着下唇，点了点头。

卫斯理闷哼了一声："她下矿井去干甚么？难道那是到阴司地狱去的通道？"

习惯上，"阴间"和"地狱"总是躺在一起的，两者之间，甚至可以划上等号，虽然卫斯理曾提出，王大同口中的"阴间"可能要作有别于传统的理解，但这时，他也习惯地那么说。

白素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矿井旁的一个支架。那支架上，有一个相当大的绞盘，也有着摇柄。

卫斯理又道："如果这里可以通向阴间，那是和四川酆都的通阴门一样的了！"

相传，中国四川酆都县的一座庙中，有一扇门，可以通向阴间，所以这个县，别名叫鬼都。

白素喃喃地道："通向冥府的通道……会在这里？"

白素又用了另一个词"冥府"，那和"阴间"也是同义词，西方的传说之中，冥府中的众多鬼魂，是由冥王所统治的。

（若干年之后，卫斯理和白素，才从他们的好朋友，年轻人和公主的一次遭遇之中，知道通向阴间地狱的通路，在地球上有四十九处之多，但已经全被封闭了。）

（阴阳之间的通道，是不是只有四十九处，还是有许多许多，还待努力探索。）

白素说着，着亮了车头的小灯，把灯光集中在那个支架的绞盘上，绞盘上有一段铁索，直垂下矿井。绞盘上有数字键盘，显示的数字是"三七二"。

他们都知道，这个数字，表示这矿井的深度，超过三百七十二公尺。而"三七二"这个数字，是表示连接支架的升降笼，这时正在三七二公尺的深度。

用力转动摇柄，绞盘会把铁链绞上来，铁链连着一只笼子，那笼子就是最简单的人力升降机——下去的时候，可以在升降机中控制，但要上来，非有人在上摇动不可。

车子既然停在这里，可以假设李宣宣下矿井去了——她甚至不考虑下去了之后如何上来，可知她的行动，对她来说，极其必要。不然，她的行动不会那么坚决，破釜沉舟，不顾一切。

李宣宣可以不考虑如何上来，卫斯理和白素，却不能不考虑，他们先互望了一眼，卫斯理打开车门，来到了支架之旁，摇动绞盘，他要用相当大的力道，才能摇动，因为绞盘的一些齿轮，都生了锈。而且，在绞盘转动之间，发出的声响极其惊人，在矿坑之中，引起了阵阵的回音。

幸而这里是矿洞的极深处，不像近口处那样，有许多蝙蝠聚居。但是这种惊人的声响，也使得许多居住在矿洞中的老鼠，惊惶地奔来奔去。那些老鼠，有的足有兔子那么大小，极之骇人。

根据绞盘的直径来计算，每转动一次，铁机会被绞起两公尺，数字键盘上的数字，也照这个比例在渐渐减少。不一会，卫斯理已满头大汗，白素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作了一个手势。

卫斯理笑：“不必接替，我可以一口气把升降笼绞上来，你向下照明！”

白素着完了电筒，向下照去。

动辄就超过一百公尺深的矿井，是人工的奇迹，在上面着亮强力的电筒，向下照射，理论上来说，光以直线前进，目力应该可以直视井底。

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光柱射下去，不到二三十公尺，光亮就奇异地变得模糊不清，散乱，不再是聚集在一起，像是被甚么力量打散或弄乱了。

再向下去，光柱就会消失，像是有一张古怪的大口，把光亮吞没了。

卫斯理向下看，看到颤动的，生锈的铁链，在下垂到了几十公尺之后，就再也看不见了。他有点骇然：“据说宇宙之中有一种天象，称作‘黑洞’，能够吞噬光线，不知是不是这种情形！”

白素忙道：“当然不是！矿井下的空气混浊，这才有光线难以通过的现象！”

说话之间，卫斯理摇得更快，等到数字键盘上的数字，变成“六十”的时候，已经可以看到升降笼的顶部了。

在矿井中，摇摇晃晃升上来的铁笼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怪物，不一会，升降笼已升上了矿井，卫斯理停了手，固定了绞盘，两人一起向升降笼看去，笼是空的，但是很明显，才被人使用过。

在笼子的底部，本来有着厚厚的煤屑，但这时，煤屑上有杂乱的脚印。而且，在升降笼之中，控制下落的——、齿轮，都有才被使用过的痕迹。

李宣宣确曾利用这升降笼，深入矿井！

她现在在哪里？还在矿井下面？这样废弃的旧矿井，毫无疑问，等于是一个杀人的陷阱。进入这样的矿井，也就等于进入个死亡陷阱，至少有一百种死亡的可能！

卫斯理和白素，此际有一个自然而然，不由自主产生的想法——他们明知这想法说不过去，难以成立，但是这个想法还是盘踞了他们的脑子。

他们想到的是：李宣宣是通过这个旧矿井，到阴间去了！

而当他们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，只感到诡异莫名，阴森之至，他们望着升降笼，迅速地在想：下一步应该采取甚么行动？

最简单的答案自然是：也下去，下降到二百七十二公尺的深度，去看看李宣宣究竟在那个深度作甚么。如果在这个深度，有通向阴间之门，那么，卫斯理也不会惧怕到阴间去闯一闯！

卫斯理一想到这一点，豪意陡生，双眉一扬，抬脚就要跨进笼子去。

可是白素的动作，比他还快，一伸手臂，把他拦住，缓缓摇了摇头。

卫斯理向白素看去，看到白素的神情，十分犹豫，也有着很深程度的恐惧。

卫斯理想说“你要是不放心我下去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下去”。但是他立即想到，要是两个人一起下去的话，谁摇动绞盘拉他们上来呢？

两人之间，只能有一个人下去，不是他就是白素，而他当然不会放心白素单独下去。那么，反过来也是一样，白素也不舍得他单独下去！

两人之间连半句话也没有说过，就互相明白了对方的心意，像这种有限度的心意交流现象，在卫斯理和白素之间，存在已久了。

卫斯理立即提议：“把车子驶出矿洞去，利用车上的通讯设备，通知陈长青或黄堂或小郭，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行动，我们一起下去！”

白素蹙着眉，很认真地考虑这个提议，同时，她又望向卫斯理，遇到的是卫斯理坚决拒绝她单独下去的眼色。

事后，卫斯理和白素，回想当时的情形，他们都说：“我们都不是不让对方单独去涉险的人，可是当时，在那种气氛之下，彷佛两个人一分开，就是生离死别一样，再也提不起勇气让对方单独下去，反倒是自己，并不怕去涉险，但知道对方一定不会同意，所以也不必提出来了。”

他们感情深厚，彼此都能明白对方的心意。所以白素点了点头，两人回到了车子，由卫斯理驾驶，小心地将车子返到了矿洞口。

这时，已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的蝙蝠，遮天蔽云地飞进山洞去，那是猎食归来的蝙蝠，自己吃饱了之后，赶回来喂它们的婴儿。

蝙蝠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生物，他们有异乎寻常的敏锐感觉，好像在矿洞四壁上那几十万只小蝙蝠中，大蝙蝠可以有办法正确无误地找到他们自己的儿女来喂食，单是这个本领，已是了不起的生物奇迹了。

可是，他们的生命，却又脆弱得很！小蝙蝠若是一夜得不到食物，就会饿死了。

看到那么大群的蝙蝠出入矿洞，很是怵目惊心。卫斯理把车子驶得稍远了些。

白素道：“不要是黄堂、陈长青或小郭。李宣宣不想他们参与整件事——他曾强烈地表示过这个意愿，必须另外找人通知我们的行动！”

三、蝙蝠大灾变

卫斯理大是反感：“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想找出王大同神经失常之谜，她有甚么权反对这个反对那个？陈长青黄堂小郭，是眼前可以通知得到，而且又有能力办事的好朋友

我认识原振侠医生不久，而且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他，别理会她愿不愿意！”

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好，那就陈长青吧！他各种古怪设备多，叫他带些设备，尽快来。”

卫斯理迟疑了一下：“黄堂那里——”

白素叹了一声：“警方人员一到，必然是封锁这一区，我们就无法活动了。”

卫斯理拿起了车上的电话，拨了陈长青的一个电话号码——陈长青和卫斯理有约定，交换了一个最有效可以找到对方的电话。

电话倒是一响就有人接听，可是传来的，却是电话录音，要求留言。卫斯理再打自己家里客厅的电话，也没有人听。

卫斯理拿着电话，望向白素，正在这时，忽然，矿洞之中，起了一阵异声，虽然车窗全已关上，可是那股异声入耳，还是刺耳之极。

很难形容这阵异声给人的震撼，那像是千万人一起挤出来的凄厉惨叫声！

那阵异声在才一发生的时候，已是惊人之极。可是它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，整个矿洞，像是在刹那之间，变成了一座炸了开来的地狱，随着异声，是一大团乌云，向外疾涌了出来。

这时，卫斯理手中，还握着电话，他和白素，部曾有过许多怪异莫名的经历，可是这时，在最初的半分钟，他们也不免怔呆。

虽然他们很快地就弄清楚发生了甚么事——那一阵又一阵，撕心裂肺，听了令人遍体生寒，全身骨头都发酸的声音，是成千上万的蝙蝠正在尽力号叫，而且一面叫着，一面向外飞扑而出。

同时，有更多的蝙蝠，自外面觅食归来，要进山洞去喂它们的雏鸟，就在洞口相遇。

蝙蝠有着极敏锐的感觉，虽然它们的视力极差，可是它们有特殊的超声波探测的本能，在高速度的飞行之中，不会碰撞到甚么东西，两只蝙蝠互相碰撞，更是不可想像的事。

可是这时，自矿洞之中涌出来的蝙蝠，却个个都像是疯了一样，不但嘶叫着，互相碰撞，而且，也撞进了要回洞去的蝙蝠群中。

成千上万的蝙蝠，都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之中，很快地，车子顶上，就传来了急骤的“拍拍”声，像是落下了一阵冰雹。

不问可知，那是被撞跌下来的蝙蝠，落到了车顶之上，声音是那么密集——也不必想像在车顶上，刹那之间，究竟跌下了多少蝙蝠，因为只要看看车头的情形，就可以明白了。

大量的蝙蝠，撞向车前的玻璃，它们撞得如此坚决，如此勇敢，如此有力，叫人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空军的“神风自杀队”。

每一只撞向玻璃的蝙蝠，都发出了令人寒毛直竖的“拍”的一声，接着，化为血肉模糊的一团，连骨带皮带肉，就黏乎乎地贴在玻璃上，暗红色的血，顺着玻璃向下淌，形成血腥的，诡异莫名的图案。

在他们还没有定过神来之时，整个车前的窗玻璃上，就已经布满了不知被甚么魔力催动而死亡的蝙蝠。虽然死的以不过是小动物，可是死亡的气味是如此之浓，也令人惊心动魄之至！

白素可能是不忍直视眼前的血肉模糊，所以她的视线，偏了一下。

这一下视线的偏移，使她看到，车子外的地面上，已经铺满了跌下地来的蝙蝠，那些蝙蝠，在地上，还在拚命嘶叫，拚命摇动着它们的翅膀——它们不是鸟，它们是地球上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，它们的眼睛，闪着令人心悸的幽光，在这种幽光之中，令人直接地感觉到妖异。

而抬头向上，已无法看到天空，更多的蝙蝠，把整个天空都遮住了！

他们的车子，被蝙蝠挤在天地之间，看起来，像是很快也会被挤成血肉模糊的一团！

白素比卫斯理早了一秒钟定过神来，可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也不免惊惶失措，她定过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惊叫：“快离开，快！”

要白素惊叫，已是不容易的事，而一叫，居然是要立刻离开，可见那时的情景，是如何可怕。

白素一叫，卫斯理整个人都跳了一下，头顶几乎和车顶相碰。

在那一刹间，他心念电转，想到：矿洞中的蝙蝠，突然疯狂地向外扑了出来，那一定是在洞中发生了甚么变化，那变化必然非同寻常，自己是应该走到远离矿洞，还是驶进矿洞去看个究竟？

卫斯理如果不起这个念头，而是一听得白素叫，立刻下了决定，把车子以极高的速度，驶离矿洞，那么以后事情的发展，自然大不相同了。

可是如果卫斯理的第一反应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，卫斯理也不是卫斯理了。

事实上，异象一发生，卫斯理就立刻想到：矿洞之中有了异常的变故，不然，蝙蝠不会发狂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李宣宣肯定在矿洞之中，不论她从哪里来，是甚么妖魔鬼怪，发生在矿洞中的非常变故，都可能和她有关，也不能把她留在矿洞中不顾而去。

所以，在白素叫了之后，卫斯理又有大约两秒钟的犹豫。虽然只是两秒钟，可是情形却在迅速恶化。白素在叫了之后，也立时知道了卫斯理何以没有立刻行动，她伸手按下了一个掣钮，启动了车子的雨拨。

（注意过汽车的雨拨没有？那是汽车上必有的装置，普通之至，可是也奇怪得很——自汽车发明以来，不知有了多少改进，可是雨拨还是和最初一样，还是要靠两块皮，把雨水拨走，而没有更好的方法！）

雨拨一启动，整个车前窗，变成了暗红色，卫斯理在这时，也着亮了车头灯。

两股强光射出去，其实也难以看到甚么，蝙蝠群已经像是打了包的棉花一样，把车子挤在它们之间了！

如果只是卫斯理一个人在，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考虑，他已足可以作出决定——必然是把车子驶进矿洞去——勇往直前，那正是卫斯理的本色。

但这时，白素和他在一起，他不但要顾及她的安全，也要顾及她的意见。

所以，他向白素望去，白素也立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伸手向前一指，指向矿洞——白素的意见，或许不一定和卫斯理一样，但是她既然知道了他的心意，就必然会照他的意思去做。

卫斯理发出了一下呼叫声，这种呼叫声，其实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，可是在冲锋陷阵的时候，人人都会不由自主，发出这样的呼叫声来。

这时，车子要自千千万万的蝙蝠之中闯出去，也就和要闯出千军万马的包围，没有甚么分别。

车子在启动时，竟然像是陷进了污沼潭中一样，车轮在地上足有半公尺高的蝙蝠上打滑，令得暗红色的血，飞溅开来，车身震动了好几下，才陡然向前，疾冲了出去！

卫斯理的车子，有特殊的性能——也亏得这一点，不然，若是普通的车子，绝无法在这种情形下逃得出去，结果是被大群蝙蝠埋葬，形成骇人听闻，史无前例的大惨剧。

别看这时，大群大群的蝙蝠，都失去了常性，连卫斯理的车子，也像是疯了一样，跳跃着冲进了矿洞之中。卫斯理陡然觉得白素冰冻的手，按到了自己的手背之上，同时，听得白素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原谅我！”

卫斯理看到白素紧紧闭上了眼睛，他知道白素为甚么要那样做和那样说，因为这时，矿洞中的情形，实在太可怕，太令人心悸了！

并不是说白素胆子小，不勇敢，而是女性对某种现象，有一种特殊的敏感，这种敏感，可以形成神经系统不可控制的战栗。

一个很勇敢的女性，可以在一只小小的昆虫前吓得发抖，发出尖叫声，

就是这个道理。

而这时，在矿洞中的情形是，几十万只十蝙蝠，还没有生出毛来，肉红色的身子在蠕动，全都从洞壁上跌了下来，铺满在矿洞的地上，车子疾驶而过，车轮在它们的身上辗过！

这种情景，连卫斯理也想闭上了眼睛不去看，只是他总不能任由车子撞到洞壁。所以，只有咬紧牙关，硬着头皮，睁着眼睛。

幸而那一段时间不长，一到了矿洞的深处，那种可怕的情景消失，只有大群蝙蝠所发出来的凄厉叫声，还一阵一阵，自外面隐隐传来，传入耳中，仍然不免使人感到一股又一股的寒意。

卫斯理呼了一口气，白素在这时，睁开眼来，她口唇颤动，像是想说甚么，可是一时之间，也发不出声音来。卫斯理伸过手臂去，勾住了她的肩头，两人偎依着，很快恢复了镇定。

但是，他们才一定过神来，又呆住了！

他们一抬头，强力的车头灯，灯光正照射在那个矿井旁的支架上。

就在刚才，卫斯理用了不少力，把升降笼从二百七十二公尺深处，绞了上来，而且，锁紧了绞盘的摇杆，升降笼是在支架之下，矿井之上。

可是这时，他们看出去，却只见支架，不见了升降笼，而且，附在绞盘上的数字键，又赫然现着“三七二”这个数字！

这种情形，显示了甚么呢？

表示在他们离开之后，有人松开了锁紧的摇杆，进入升降笼，下降到了矿井三七二公尺的深处！

只有这个可能！

就算是李宣宣在矿井之下，想要上来，她也无法把摇杆松开。

而未曾把摇杆锁好的可能也不存在，因为卫斯理十分清楚自己的习惯，而且，那个扣子生了锈，若不是很用力，也根本移不开，别说会自己脱落了。

而且，在锁上摇杆的同时，在升降笼之内的下降控制，也是扣上了的。

所以，唯一的可能，就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，有人利用升降笼，下到了矿井的深处。

然而，这个可能，却又没有可能！

除了他们两人之外，矿洞中不应该还有别人。

难道这里真能通向阴间，是从阴间之中冒出来的厉鬼所干的好事？

一时之间，卫斯理和白素思绪紊乱之至，望着支架上直垂下矿井去的铁链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过了好一会，两人才齐声问：“谁？”

他们是在互相问：“是谁？谁下了矿井？”

问了之后，他们又动作一致——一起摇头。

卫斯理伸手向矿井下指了一指，他思路缜密，刚才由于变故来得实在太突然，所以他难免有一个短暂时间的慌乱，这时，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设想。

他道：“蝙蝠的感觉十分敏锐，尤其对超声波，有特殊的感应能力，要使蝙蝠群集体疯狂，也就是有超声波能达到这个目的。”

白素沉声问：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卫斯理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刚才这里一定有足以令蝙蝠疯狂的超声波发出过！”

白素扬眉：“谁会发出这类的超声波？”

卫斯理苦笑，矿洞中的情形如此阴森恐怖，现在又加上有一个神出鬼

没的人，（这个人的存在，以卫斯理和白素之机灵，竟还未能觉察），而且，这个人还有可能发出令蝙蝠疯狂的超声波！

他们两人处境之恶劣，可想而知。

洞口处的异声，像是静了许多，卫斯理苦笑了一下：“若是有人在我们离去了之后，用升降笼下了矿井，这个人比我们优胜得多，也比我们多冒险精神。”

白素低头想了一会：“有可能，这个人根本属于矿井下面的。”

白素这一句话，才一入耳，不是很容易明白，但是略想了想，卫斯理便知她所指——她假设矿井之下，有通道可以通向某处，那是李宣宣要下矿井的原因。

那个“某处”，其实可以用王大同口中的“阴间”来替代——但卫斯理暂时不愿意那样做，因为他对于王大同口中的“阴间”，究竟应该作甚么样的理解，还没有结论。

李宣宣要朝“某处”赶去，做一些事，那么，“某处”自然可能早有人在，那么，原属于某处的人下矿井，等于是回家，也就说不上甚么冒险精神和勇敢了！

卫斯理明白了白素的话之后，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白素又道：“如果下矿井的是一个人，那就容易决定得多！”

卫斯理双掌互击：“是呀，如果是我一个人，我早下去了，相信你也是！”

白素笑得很甜：“我们都关心对方，这就难免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其实，我们在一起，行动上必然比一个人单独更有利！”

卫斯理一扬眉，白素的语音轻柔，可是这两句话，却说得气概万千，她“哈哈”一笑：“早该如此，也不必见到如此可怕的场面。”

卫斯理指出，自然是他们如果早决定了一起下矿井，不退出去，也就不曾遇上那场蝙蝠大疯狂了！

白素犹有余悸：“真是骇人！”

说话之间，卫斯理已熄了车子的引擎，在那一刹间，他呆了一呆：“李宣宣驾车，直来到这里，她也还镇定得很，熄了引擎，把车匙放在车上，把车门也关得好好的。”

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而且，她绝对没有一去不回的打算，所以她必然有上矿井来的办法。”

卫斯理不禁伸手在自己的头上，拍打了一下——刚才他没有立刻决定下去，就是由于怕两人全下去了，难以上来之故。却没有想到，如果在矿井之下找到了李宣宣的话，她必然有办法可以上来的。

卫斯理来到了支架之旁，又开始摇动绞盘，绞盘在经过上次的摇动之后，铁链已剥落了许多，因此在再摇动的时候，便没有那么吃力。

不一会，升降笼又发出声响，笼吱唧吱唧地被摇了上来，白素一直亮着电筒，笼子才一升上来，她向笼内一看，就陡然现出惊讶无比的神情。

这时，卫斯理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，他只能看到，升降笼中空无一人，可是白素的眼光，投向笼底，卫斯理却看不到那一部份。

白素抬起头，向卫斯理望来，卫斯理一步跨过，向笼底看去，也不禁怔呆。

笼底有一层煤屑，他们上次把笼子绞上来的时候，笼底的煤屑上，是一些杂乱的脚印，证明才有人用过升降笼。

而这时，笼底的煤屑，十分平整，当然是有人故意弄平的。而在弄平了的煤层之上．有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写着。

那是一个“郭”字！

这个“郭”字的写法，卫斯理再熟悉也没有，就是郭大侦探，小郭的签名式！

当他们在洞口遇上蝙蝠的灾变时，下了矿井的人，竟然是小郭！

既然那个“郭”字，明明白白指出了这一点，可是卫斯理和白素，还是不由自主摇了摇头，表示难以相信。

小郭在离开他们住所之后，怎么可能和他们一起到达此处。

他们前来的时候，绝无跟踪者，卫斯理绝对可以肯定这一点——要是他连这点都不能肯定，早就在冒险生活中被淘汰了，那容他混到现在！

可是现在，小郭和他们几乎同时到达，在他们的进入矿洞之后，小郭跟了进来——那时，由于才进入一个陌生的，全然不知会发生甚么危机的环境，又绝想不到会有人在身后亦步亦趋，所以小郭只要小心些，也就很容易不动声色地跟在后面。

接着，便是卫斯理吃力地绞起升降笼——可恶的小郭，竟然躲在一边，不出来相助。

等到卫、白二人上了车，驶出矿洞去，小郭一直趁机行动，进入了升降笼，直下矿井二百七十二公尺的深处——这些情形，都不难推测。

成为谜团的是：其一，是甚么原因导致蝙蝠群出现灾变？其二，小郭是怎么来的？第三个，也是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：在这件事上，小郭全然没有必要这样探险，就算他受人相托，值得拿命去换吗？

下降到矿井，深处超过三百公尺，其凶险的程度，和走进食人蚁的觅食区域，也相差无几了！

是甚么原因驱使小郭去进行这样的冒险行为？

白素显然也有着同样的疑惑，所以两人都有超过一分钟的沉默。

四、对付神秘漆器

白素先打破沉默：“至少，他在下降到三七二公尺的深度之后，还是平安无事！”

卫斯理点头：“那当然，他在离开升降笼的时候，还能把煤屑弄平，再写上一个‘郭’字。”

再接下来，或是现在，正有甚么事发生，那就不知道了。

卫斯理真想对着矿井，大声叫：“小郭，你在捣甚么鬼？”

不过，他当然不会那样做，宏亮的声音在矿井中引起的来回声波震汤，可以令得矿井崩塌，新的尚且不免，何况这个矿，不知荒废了多少年，所有的支柱井架，都是怕已经朽腐了！

发现了已经下了矿井的是小郭，虽然事情意外之至，但是卫斯理和白素，还是很佩服他的勇气。卫斯理握住了白素的手，两人一起跨进了升降笼，笼子摇晃了一下，卫斯理一手握住了笼中的下降控制盘，伸手出去，松开了

支架上的摇柄，笼子就发出声响，向下落去。

才落下了不到二十公尺，就看到了向横伸延开去的坑道，空气倒还正常，可是黑暗得异乎寻常，电筒光芒，射不出多远。

下降到了一百公尺处，他们至少已经经过了五层坑道。

每当经过一层坑道时，卫斯理总会停上一会，听听动静，而除了滴水声之外，也甚么声音都听到。

再向下降，看到的坑道，有一些，已经崩塌，落下来的石块，堵塞住了坑道。

每次，卫斯理深入煤矿一他有多次下煤矿的经验一，总是十分感叹。由于煤矿深入地下，几乎甚么样的怪事，都可能发生——还记得“眼睛”这个故事吗？史前来到地球的外星妖孽，就深藏在煤层之中！

就以煤矿本身作为故事题材的话，写一百个故事也写不完。但这个故事不是写煤矿，看题目就可以知道，写的是阴间。所以，卫斯理这次下煤矿，只不过是深入地底，经过煤矿而已。

升降笼越向下落，气氛也越是阴森，升降笼摇晃时所发出的“吱唧”声，听来也很惊心。卫斯理不禁大是佩服小郭的勇气，因为这时，他和白素在一起，兀自觉得有点心头发凛，猜想小郭独自下去的情形！

不过细心一想，小郭是聪明人，他在笼底留下了“郭”字，自然是通知卫斯理和白素，他下矿井了，希望在上面有人接应。而卫斯理和白素，也接着下来，上面没有了人，这一点，只怕是小郭想不到的了！

已经证明，人深入海底或是地底，生理会受环境的影响，特别容易胡思乱想，严重的，甚至生出幻象，以为那是真的事。

卫斯理自然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可是越向下去，思潮起伏，也难以避免。他想起了小郭，就脱口说了一句：“小郭是聪明人……也很勇敢……唉，他硬是不肯说出他的委托人是谁，似乎也可以原谅，看，他竟然可以为了他的委托人冒这样的险……”

几乎在任何的情形之下，白素都比卫斯理镇定得多，此际自不例外，白素把手放在卫斯理的手背之上，这样，可以使卫斯理镇定些。

卫斯理天马行空式的思绪，忽然一下子又转了向，他望向白素。这时，一直往矿井下降，也穿过厚厚的煤层，在电筒光芒的照耀下，煤层闪耀着漆黑闪亮的光，那是质量极其上乘的无烟煤，这种煤，是由于地球表面，在亿万年之前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时，把大批森林埋向地下，在高压下形成的，每一块煤，都可以告诉人这种变动是如何日月无光，生命成群毁灭，多么可怕！

在那种异样光芒的照耀下，白素的脸色，看来格外苍白，卫斯理看了她一会，移开视线，又落在一大片很是平滑的煤层上，他陡然震动了一下。

白素这时道：“别胡思乱想，下面不知道有甚么危机，需要我们全力应付……”

白素提醒卫斯理集中精神，可是已经慢了半步。卫斯理的视线，一接触到了那平滑的煤层，他就想起在李宣宣的卧室之中，那个漆黑的，表面光滑无比的六面方形物体来，他在一震之后，失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在李宣宣房中的那东西，是……一块煤块……”

那当然不是一块真正的煤块，真的一块那么大的煤块，重量至少超过一千斤，那是用脱胎漆器制造出来的一件工艺品，制成一块大煤块的模样。

白素并没有反应，她不想在这种环境之下去推波助澜，增强卫斯理的幻想。

卫斯理吸了一口气：“你和她相熟，她有没有向你说起过那东西是煤块？”

白素回答得简单：“没有！”

卫斯理还在追问：“她有说那是甚么？”

白素沉声道：“她说过，那是一件工艺品，她喜欢它的造型，线条分明，外形简单，一看就可以知道那是甚么东西！”

卫斯理听得白素这样说，不禁叫了起来：“一看就知道那是甚么东西？”

他叫得大声，在矿井口，引起了一阵“嗡嗡”的回声，白素伸指在他的口唇边轻按了一下：“你别往复杂的方面去想，那就是一个方形体，再简单不过，一看就明白。如果你向复杂的方向去想，自然难以明白！”

卫斯理听了之后，一时之间也说不出话来——岂止是那个方形体，世上的任何物，任何事，几乎都可以作如是观。卫斯理笑了一下：“你能这样想，我能接受你的想法，但只怕祖天开不会这样想——王大同死了，祖天开的行为可能脱轨，嗯……陈长青也不会肯，他用X光透视没有结果，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行动，这漆器要遭殃……”

白素笑而不语，因为她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。

王大同死了，李宣宣下落不明，许愿宝镜不知所踪，种种谜团，无法解开，那件漆器，成了李宣宣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，祖天开悲愤之余，满是恨意，陈长青的好奇心发作，如万蚁攒心，这两个人，如何肯放过那件看来如此神秘的漆器。

卫斯理可以说料事如神，祖天开和陈长青，果然不肯放过那件外形，来历都很是神秘的六面方形漆器。

叙述故事的法门之一，是任何故事，都不能平铺直叙，一条线说下去，必须多方面铺排，要有起伏，有跌宕。一到了会出现闷场的时候，就要另辟蹊径。

像卫斯理和白素，在升降笼之中，要下降到二百七十二公尺的深处，过程单调沉闷，总不能老是说卫斯理在那时胡思乱想些甚么，所以，倒不如看看祖天开和陈长青，准备如何对付那神秘漆器的好！

而叙述故事的法门之二是，转过去说故事的另一些发展，这些发展，必须大是有趣，能吸引人，不然，看故事的，就不再看下去了！

祖天开先离去，陈长青赖在卫斯理住所不肯走。陈长青的想法是，整件事神秘莫测，在探索的过程之中，卫斯理必然视他为当然助手——他的这种想法不错，当卫斯理和白素，在矿洞之中，想到要通知甚么人的时候，就都想到了陈长青，和他联络，卫斯理曾打电话回自己住所——希望陈长青接听，但陈长青这时已离去了。

陈长青在卫斯理夫妇上楼时，看来像是若无其事地在喝酒，但是实际上，却正在全神贯注，耳听八方，眼观四路，留意卫斯理的行动。

他和卫斯理熟，知道卫斯理的行事方式。

关于这一点，小郭的能力，尤在陈长青之上，因为小郭认识卫斯理更久——小郭认识卫斯理，甚至还在白素之前，自然更熟知卫斯理的行事方式。

任何人，都必然有一套习惯成自然的行事方式，自己可能不觉察，但

如果他人有心去了解，就很容易琢磨出来，掌握了一个人的行事手法，要对付这个人，自然容易得多了——千万别以为这一番话是题外话，那和这个故事，很有些关系的。

陈长青呷着酒，其实酒是甚么味道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因为他在留意卫斯理的行动，他从脚步声，听到卫、白两人进了书房。

刚才，白素逐客的理由，是她“要休息了”，所以陈长青预期两人在书房中不会逗留太久，至少，白素应该很快离开，到卧室去。

可是，陈长青等了十五分钟，还是听不到两人从书房到卧房的动静，陈长青这才陡然省悟：两人已从书房离开了屋子。

他直跳了起来，伸手向自己的头上，重重拍打了一下，直冲上楼，举脚向书房的门上，重重地连踢了三脚，发出震天似的巨响——反正老蔡一睡下去，是天塌下来，也不会醒的。

他一面踢，一面骂：“他妈的，卫斯理，还是朋友不是，甚么玩意儿？”

陈长青虽然略迟些才发觉卫白二人的“金蝉脱壳”之计，但是他可以肯定，卫白二人确然已经离去，他已经没有必要再留下来了。

所以，他也离开，从那条斜路上来回走了一阵，心中越想越是气愤，忽然想起：找祖天开去！

他那时，想到要找祖天开，倒还没有打那神秘漆器的主意，只是想起祖天开和卫斯理之间，曾有十分暧昧的“眉来眼去”——卫斯理不好对付，他自信对付一个老人家，绰绰有余，所以想把祖天开和卫斯理之间的秘密，发掘出来。

他也知道，祖天开在哀伤王大同之逝的时候，正需要有人和他诉说衷情，肯定可以和他一拍即合。

而且，在白天，陈长青也确然曾和祖天开合作过，那是在王家大宅，各人离去之后，陈长青用最快的时间，回家取了小型Ｘ光机，又回到王家大宅之后的事。

陈长青的小型Ｘ光仪，是十分先进的科学仪器，有萤光屏相连。

这种小型的Ｘ光仪，透视到的物体内部的情形，立即可以在萤屏上看得到，情形一如飞机场检查行李的设备，但是袖珍得多。

祖天开听陈长青说他带来的玩意儿，可以看到人的五脏六腑，吓得吐了吐舌头，没敢说甚么，就带陈长青，进了李宣宣的卧室。

陈长青布置好了之后，向在一旁的祖天开道：“开叔，你看看……”

他按下了掣，对准了那神秘漆器，可是萤屏上却只是一片灰蒙，甚么也没有。

祖天开看得莫名其妙，陈长青却惊疑莫名，他一看就看出，那情形，并不是表示漆器的内部，空无一物，而是表示Ｘ光，不能透视这神秘漆器！

这神秘漆器的内部，有着抗Ｘ光层！

厚度超过五公分的铅层，可以起到这种作用，特殊配方的合金层，也可以抗Ｘ光，那并不是甚么惊人的现象，问题是：这神秘漆器，为甚么要有防Ｘ光设备？

陈长青首先想到的是，它的内部，必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！

他把那神秘漆器的六面，都用仪器照射，结果都一样，令他更疑惑的是，漆器很轻，不像有金属抗Ｘ光装置，那又是一种甚么物质在抵抗Ｘ光的透视作用呢？

陈长青当时就有想把那神秘漆器剖开来的冲动！

这个结果令得陈长青十分沮丧，他托着下颔，盯着那漆器看，心中转着如何对付它的念头，而就在这时候，有仆人叫祖天开去听电话。

王家大宅的屋子虽然大，可是祖天开所发出的那一下惨叫声，却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得到。

陈长青听到了祖天开的惨叫声，奔出去，看到祖天开手上还握着电话，老泪纵横，身子发颤，发出一下又一下的号叫，情形极其悲壮，像是一头跌进了绝望的陷阱中的猛兽。

陈长青在祖天开的手中接过了电话来，想知道发生了甚么事——那是医院打来，通知说王大同已然逝世的，医院方面，早已挂上了电话。

陈长青向祖天开连问了十次八遍，祖天开才算是“哇”地一声，哭了出来，边哭边叫：“大同死了！”

陈长青很受震动，但是程度不如祖天开之甚。他立时想到，王大同死了，李宣宣更成了关键人物，非把她找出来不可！

李宣宣到哪里去了，没有人知道，最有可能知道的人，就是白素，所以他立即决定到卫斯理家去。他才一挪动脚步，祖天开就一把抓住了他，像是一个迷了路的小孩子，惶急之极：“叫我怎么办？叫我怎么办？”

陈长青跳起来，用力拍着祖天开的背部（因为祖天开的身子高）：“找卫斯理去！”

他为了投祖天开之所好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那妖精是驾卫斯理车子走的！”

祖天开被噩耗弄得一点主意也没有，就和陈长青一起到了卫斯理家中。

他们最先到达，随后出现的是黄堂和小郭——这便是卫斯理和白素在回家后见到的情形。

在那段时期中，祖天开对陈长青的印象很好，所以陈长青有把握，自己再去找他的话，正在无助之极的祖天开，一定会欢迎，他可以在祖天开那里，得到更多的秘密。

他停止了在斜路上的团团转，上了车，疾驶至王家大宅，在铁闸外，用力按喇叭，声音足可传出一公里之外。

他故意如此，以引祖天开注意，果然，不到五分钟，就看到祖天开满面怒容，挟着万马奔腾之势，冲了出来，一面大声骂着脏话。

陈长青连忙下车，隔老远，就可以闻到自祖天开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蓬酒味。

随着祖天开的接近，铁闸打了开来，陈长青居然不知危险，向祖天开迎了上去，直到他看到祖天开的双眼，血一样红，充满了凶光之际，他才知道情形不妙，转身想逃，哪里还来得及？

陈长青也算是曾练过功夫的人，可是这时，祖天开一双蒲扇也似的大手伸出，抓住了陈长青的肩头。陈长青觉得肩头上如同加了两柄铁钳，一阵创痛，双脚已然离地，被祖天开像是抓小鸡一样，抓了起来。

陈长青想抬脚去踢祖天开的身子，可是祖天开一抓住了他，五指已紧扣住他在肩上的几个大穴，陈长青全身如绵，软得像一滩湿泥，如何还能抬脚踢人？

陈长青后来把这段经历，说给白素和卫斯理听，卫白两人听得骇然——他们在武术上有过人的造诣，自然听得出当时情形的凶险，两人齐声道：

“你可知你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？”

陈长青咋舌：“那么严重？”

卫斯理道：“就是那么严重，他要是用一只手把你抓起来，另一只手在你喉间一捏，你就见阎王去了！”

白素补充：“那时他喝了酒，你又激怒了他，他太生气了，所以用两只手一齐来抓你，那是你的运气，我估计他会用头来撞你胸口！”

卫斯理道：“这一撞，陈长青小命也必然报销！”

陈长青大为叹服：“真是如此，他双手抓住了我，一低头，就要用头来撞我，幸好我有急智，才救了自己。”

陈长青倒不是自夸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要发挥急智，确然不简单。

陈长青陡然叫了一句话——也真还只有这句话，才能阻止情绪上已接近疯狂的祖天开的凶猛攻击。

祖天开本来已准备一头撞出，这一撞，陈长青的肋骨，至少有一半断裂，插入胸腔，当然性命难保。

陈长青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叫的是：“我能找到那妖精！”

祖天开一听得“找到妖精”，这才陡然抬起头来，用血红的眼睛，盯着陈长青看，陈长青一则由于肩在剧痛，二则由于害怕，满脸都是豆大的汗珠。

但这时，祖天开总算看清了被他抓住的是甚么人，双手一沉，把他放了下来，还埋怨陈长青：“是你啊，闹甚么鬼？要是一把捏死了你，弄死了自家娃儿，这怎么说？”

陈长青心想你自己像疯虎一样冲出来，一照面就出手，怎么还怪人？

不过陈长青还没有说甚么——他也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，祖天开又已伸手按住了他的肩头：“那妖精呢？看我不把她大卸八块！”

“大卸八块”是说，把人的身体，肢解成为八个部份，那是最血淋淋的凶杀，陈长青明知这个可能性不大，但是若是李宣宣此际出现，神经受刺激过度的祖天开，也有可能行凶……所以他们不免打了一个寒战。

祖天开问他要“妖精”，他如何变得出来，只好信口雌黄，先说了一句：“哪黑漆漆的东西有古怪——”

说了一句之后，他灵机一触，心想那漆器确然必有古怪，何不趁此际祖天开情绪冲动，李宣宣又不在，先把它剖开来看看！

陈长青行事不计后果，想做就做，他顺口接了下去：“把那东西弄开来，就能知妖精的下落！”

祖天开竟然立刻相信，一顿足：“正是，我早就该想到，那东西邪门得很，棺材不像棺材，把它弄开来看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把扯住了陈长青，也不跟陈长青上车，拉着陈长青便走。

五、索命报仇来了！

陈长青想挣也挣不脱，被他拉得足不点地，到了巨宅的门口，已是喘气喘得胸口生疼。

他想叫祖天开停一停，可是祖天开又把他拉了进屋子，抱上了楼梯，

直到了李宣宣的卧室之中，才松开了手，陈长青双手撑在地上，一时之间起不了身，但是他还是抬起头来，问：“有没有锯子？”

祖天开飞起一脚，踢在那漆器之上。这一脚的力道相当大，把漆器踢得滚出去，滚到了墙边，他怒吼一声：“用甚么锯子，我有力，一刀把它劈了开来！”

陈长青连声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祖天开像一阵劲风一样，卷了出去，陈长青这才慢慢站了起来，伸手在后腰上重重敲打了几下，来到了那漆器之前，手按在漆器之上，喃喃自语：“不管你里面有甚么，立刻就可以知道了！”

他在自言自语，只听得一阵光——的金属碰撞声，自身后传了过来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祖天开提着一柄刀，正大踏步走了过来。

一时之间，陈长青瞪大了眼，不知自己是在现实生活之中，还是正在看甚么古装电影！

因为提在祖天开手中的刀，不是一柄普通的刀，实是一柄厚背薄刃的大环金刀！

这种沉重的大环金刀，曾是古代很有效的杀伤武器，可是如今，大抵只能在舞台上和电影中才能看得到了，突然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，难免令人愕然。

而祖天开一刀在手，意态极豪，不但双眼通红，连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上，也涨得通红。

他大踏步进了房间，一声大喝，振臂拔刀出鞘。

那种大环金刀，最特别的地方，是它的刀背上，穿有九个金环，刀背一抖动，就会发出响亮的金属碰击声。那九个金环的作用，只是一种华丽的装饰，也可以在用力的时候，增加威势。

正由于刀背上有环，所以这种力的鞘也特别，鞘只是一半，套住刀刃，让刀背露在外面，所以刀出鞘的动作，单手便可完成，手臂挥动，刀鞘挥脱，眼前精光夺目，如同挥出一道闪电，陈长青由衷地喝采：“好刀！”

祖天开横刀而立，陈长青对于古代兵刃，颇有认识，只见那刀刃背上镶着金，固然璀璨耀眼，但是比起刀刃的那一层青森森的寒光来，却也被比了下去，那种锋刃，代表了死亡，叫人一看到，就想到这种光芒一闪，生命就会丧失！

祖天开大是兴奋：“这柄刀，伴着我南征北讨，刀下专诛大奸大恶，看它今日再收妖伏魔！”

说着，只见他扭腰转身，扬刀直劈向那漆器——那一招，多半叫作“独劈华山”，劲道极足，刀身带起一阵劲风，“嗖”地一声响，刀刃劈进了那漆器，一刀直劈到底，将那漆器，齐齐整整，自中间对剖了开来！

这一切，只不过是两秒钟之内的事，可是看得陈长青心旷神怡，又大喝了一声：“好刀法！”

祖天开抽刀后退，刀尖还在地上象牙色的地毯上，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口子。

那漆器被劈开了之后，当中多了一道缝，并未分两半倒下，陈长青走过去，轻轻一堆，就将它分了开来。

两人一起定睛看去，第一眼，两人都发出了“咦”地一声。

因为那漆器的内部结构，极其奇特，一层一层，竟有七层之多，每一

层之间的空间，距离大约是十多公分，祖天开一刀奏功，把最内心的一层也剖了开来，那一层，等于是一个只有二十公分见方的漆盒，内中也是空空如也，并没有甚么妖魔鬼怪，藏在其中。而且，刚才祖天开一刀劈下去时，也未曾见到有甚么一股黑气，一团妖雾冒出来。

陈长青心中打了一个突，心知这漆器虽然古怪，但是和妖魔无关，也无法在其中采到李宣宣的秘密，更不会是李宣宣从阴间带来的冥器，自己可以说是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，幸而挥刀的是祖天开，老人家也没有甚么可以忌惮的了！

陈长青这样想着，已经打定了退堂鼓，想要溜之大吉了，因为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，女主人要是忽然回来，那可是尴尬之至了。

陈长青刚在设想，如何才能设词告辞，却见祖天开的神色大异。只见他盯着最内的一层，双睛怒凸，似要夺眶而出，而神情怪异莫名，满是皱纹的脸上，不但不再发红，而是变成了死灰色，而且，在皱纹之中，许多汗珠正在挤出来，情景可怕之极。

那种情形，应该是人在看到了恐怖绝伦的东西之后才有的反应。

可是，这时，祖天开盯着在看的东西，陈长青也完全看得到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奇怪的漆器的内部，全然没有恐怖之处。

陈长青刚想问，只听得呛啷一声，祖天开手一松，那柄大环金刀，跌到了地上。

祖天开刚才挥动金刀，何等威风凛凛，简直如同天兵天将一样，可是这时，说他是个活人，他倒有一半像是不知被埋了多久才掘出来的死人！

陈长青一时之间，实在不知发生了甚么事。他望了望那漆器，又望了望祖天开，再去看那漆器，仍然看不出有甚么特别之处。

他明知必然有甚么事发生了，可是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，那令得他不知所措。他想伸手去推祖天开，可是祖天开已先扬起手，发着抖，指向那漆器的最内层，喉间则发出了一阵古怪的声音。

陈长青还怕自己是没有看清楚，把头伸过去，盯着看，他感到祖天开在急速喘气，大口气大口气地喷在他的后颈之上。

可是陈长青仍然甚么也没有看到——应该说，他看到了一些情形，但那绝不足以令人害怕。他所看到的是，在漆器最内层的空间中，有一面上，有一个凹痕，呈不是很规则的圆形，有一个角状的伸出，看起来，和整个漆器内外都平滑如镜，不是很调和，除此之外，也绝没有甚么特别之处。

但是，祖天开发抖的手指，却正指在那凹痕之上！

陈长青直到这时，才问出了一句话来：“开叔，怎么啦？甚么事？”

他一问，祖天开头脸上本来已满是汗，这时，他摇了摇头，汗珠竟四下散了开来，情景十分骇人。他声音嘶哑得不像样，语不成句：“那镜子……镜子……这是放那镜子的……她……她早知那镜子的事……她……不是人……不是人，她早知道……”

祖天开一面这样说着，一面整个人像是筛糠一样，发起抖来。

陈长青只好目定口呆地看着他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祖天开在说着的话，他只听得懂“她不是人”——那多半是在骂李宣宣，可是“镜子”甚么的，陈长青全然不知所云！

可是祖天开的情形，却越来越不对劲，他忽然又拚命摇起头来，不住喘气，叫：“不会！不会！不会！”

那情形，倒有点像王大同临死之前，频呼“我不信”类似之极。

陈长青双手按住了祖天开的肩头——这时，祖天开正半弯着身，不然，陈长青也按不到他的肩头。陈长青用力摇着他，口中叫的是：“开叔！你醒醒！开叔，你醒一醒啊，开叔！”

祖天开那时并没有睡着，根本是醒着的，可是陈长青仍然那样叫，那是由于祖天开的情形很可怕，不能说他神智昏迷，可是他分明像是中了甚么魔法一样，难以控制自己，不知在说些甚么。

这时，有两个仆人，在门外探头探脑地看，陈长青看到了他们，灵机一动，急叫：“快拿酒来！快！酒！”

那两个仆人连忙奔开去，祖天开忽然惨叫了一声：“冤孽啊！冤孽啊！”

这六个字，他叫得凄厉之极，简直阴风阵阵，叫人遍体生寒。

祖天开一面叫着，一面“蓬”地一声，坐倒在地。仆人这时，也拿了酒来，陈长青接了过来，递给祖天开，祖天开接过来，也不打开瓶盖，就向口中塞，陈长青好不容易拉出来，替他打开了瓶盖，再塞进口中，这才一口气灌了一半，才呼出了一口气，像是进了鬼门关之后，又被拉了出来。

陈长青盯着祖天开看，祖天开挣扎着，站了起来，伸手提起了刀，向刀鞘指了一指，陈长青忙过去，拾起了刀鞘，祖天开摇摇晃晃走出去，问了一句：“卫斯理没有告诉你镜子的事？”

陈长青陡然一怔，他全然不知道这句话是甚么意思，因为卫斯理从来也未曾向他说起过有关“镜子”的事——卫斯理遵守诺言，祖天开吩咐过他别对人说，他就没有对人说起过。

可是陈长青有足够的聪明，他立即想到，甚么“镜子”，必然就是祖天开和卫斯理之间的秘密，如果他说没有，那么祖天开必然三缄其口，再也不会说甚么。

所以，他弄了一个狡狯，他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情形来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卫斯理和我是好朋友，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秘密，可是他千叮万嘱，叫我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一方面在肚中暗骂了卫斯理一句脏话，一面又做出十分为难的神情。

别说那时祖天开正心乱如麻，就算他在平时，看到了这等情形，也认为卫斯理已甚么都对他说了，只不过卫斯理曾吩咐他不可说出来，所以他不便承认而已！

后来，卫斯理骂他：“卑鄙小人！”

陈长青自辩：“听说过‘尔虞我诈’吗？谁叫你有那么大的秘密，不与我分享？”

卫斯理也拿他无可奈何，而且绝不再争下去——因为明知争上十年，也不会有甚么结果。

当下祖天开看了陈长青这样的情形，长叹一声，指着漆器最内层的那个凹痕，声音发颤：“你看，这……正是放那宝镜的，大小形状，和宝镜完全一样！这东西在她手里，又带进了王家来，她……自然是索命……报仇来了，事隔那么多年……她绝不能……还是人！”

祖天开的这一番话，说得十分认真，而且那时，他也比较镇定了！

可是这一番话，还是听得陈长青不断眨眼，完全摸不看头脑。

老实说，别说陈长青对于那“许愿宝镜”一无所知，就算是已知了不

少资料的卫斯理，若是在场，听了之后，也一样莫名其妙。

陈长青明知其中必有极长篇的故事在，可是他刚才已假装知道了，这时已不能问，一问就露了马脚，那令得他心痒难熬，只好继续借卫斯理过桥，他道：“卫斯理这人，说点又说不全，我不是很明白！”

祖天开再长叹一声：“那倒不能怪他，有一些事，我也没有对他说。”

他双手用力在自己的脸上抚摸着，神情疲倦、痛悔、悲伤，害怕兼而有之，复杂之极！

陈长青更是想知道真情，他问：“关于那镜子，卫斯理说……是宝镜？”

他刚才听祖天开用了“宝镜”这个词，所以就拿来试探一下。

祖天开喃喃地道：“真是宝镜……是宝镜，大同临死之前说她是从阴间来，那当然是宝镜告诉他的，唉，大同，你怎么不相信啊！”

祖天开说到这里，重重顿足，陡然提高了声音，尖厉无比：“她从阴间来，索命来了！

大同，你死得……好冤！好冤啊！”

祖天开这一下惨叫，凄厉无比，听得陈长青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！

他还想问甚么，只见祖天开双手捂在脸上，摇幌着站起身来，转身向外走去，陈长青忙叫：“开叔，你再喝点酒，镇定一下！”

他把酒瓶递过去，祖天开一昂首，把剩下的半瓶酒，也一起灌了下去。陈长青趁机道：“把一切经过向我说说，天下就算真有冤鬼索命的事，也要把那鬼揪出来，岂能容她在世害人？”

这一句话，却大大地对了祖天开的胃口。

祖天开立时瞪着充满红丝的眼睛，盯着陈长青看：“你会驱鬼？捉鬼？”

陈长青这时，为了想发掘出祖天开心中的秘密，竟硬着头皮道：“会！我是茅山，龙虎山张天师的嫡传，有七七四十九种捉鬼灵符！”

他这种鬼话，对付祖天开这样的老人，恰到好处，祖天开长叹一声，说了一句话，却是令陈长青再也料不到的，他道：“那么，请你赐我一道灵符，使冤鬼来找我索命时，我可以对抗一阵——我不是怕死，该找我索命，大同死得冤，我只是想告诉她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该找的人是我，不是大同！”

一番话听得陈长青双眼翻白，几乎没有昏死过去，他想拖延，就道：“这上下，上哪里去找黄裱纸、珠砂笔去？明天一早我就替你办妥当——你还是喝着酒，把事情详细告诉我，我好看着怎么办！”

祖天开低下头一会：“纸笔我那里都有，到我的房间去……我早就觉得事情不对劲，所以预备了这些东西，连黑狗血都有，唉，要是早把黑狗血兜头淋上去，冤鬼现形，至少大同不会死了！”

陈长青骇然，他道：“那更好，到你房中去，你把一切经过告诉我，也是一样。”

陈长青只想在祖天开的口中，套出“一切经过”来，对祖天开服务周到，到了祖天开的房间之后，取过了纸笔，画了三道符之多，吩咐祖天开贴肉藏好，不怕冤魂索命，可以和冤鬼理论。

本来，陈长青还想在那柄大环金刀上也贴上一张符，告诉祖天开，说是有了这张符，那柄刀就可以要来斩鬼。

可是一转念间，他想到祖天开的心目之中，那冤鬼就是李宣宣，要是李宣宣忽然出现，祖天开真的挥刀砍去，那可是另一桩悲剧了！

陈长青能“悬崖勒马”，可知在他的心中，也不将美丽动人的李宣宣当成是来索命的冤鬼。

当陈长青装模作样在进行那些动作的时候，祖天开不断在喝酒，陈长青做足了功夫，心想这下子可有好故事听了，连卫斯理都不知道的事，他能先知道，单是这一点，已令他欣喜莫名，几乎没有手舞足蹈。

可是祖天开接下来的一番话，却令得陈长青几乎没有懊丧得一头在墙上撞死！

祖天开欲语又止者再，当他终于放下酒瓶，表示出了说话的决心，陈长青也准备洗耳恭听。

可是祖天开说的却是：“你去问卫斯理吧，说是我说的，要他把我告诉他的一切，全告诉你！”

陈长青眨着眼，几乎想叉住了祖天开的头，把他活生生扼死。可是他还是忍气吞声：“你不是说，有许多事，你也没有对卫斯理说吗？”

祖天开一瞪眼，大声道：“连卫斯理我都没对他说，自然是因为这些事绝不能说的缘故，我自然也不能对你说！”

陈长青只觉得一股气升了上来，令他眼前直冒金星，他又道：“那……冤鬼索命……报仇，又是甚么意思？”

祖天开一挥手：“就是不能说的事，你走吧，我在这里，等冤鬼来！”

他说着，又挥刀出鞘，把大环金刀用力拍在桌上，就在桌旁坐了下来，一面自顾自喝酒，竟再也不理陈长青，当陈长青不存在了！

陈长青这一气，真是非同小可，先在肚子里骂了十来声“老贼”，以解心头之怒，然后，也抓了一瓶酒，坐了下来。他本想和祖天开一起，等冤鬼出现的。可是坐了一会，觉得不对，他不应该在这里虚耗时间，而应该去找卫斯理——祖天开已准卫斯理公开秘密，那么他至少可以知道有关那宝镜的事！

陈长青直到那时，对宝镜一无所知，可是，在神秘漆器的七层内心，竟然有一个凹痕，恰好可以放下那面镜子，这镜子的放置之处如此隐蔽，其镜之神秘，自然也可想而知了。

所以，他不再坐下去，向祖天开拱了拱手：“开叔，我去找卫斯理，要他说宝镜的故事！”

祖天开端坐不动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这时候的祖天开，一手握着刀，大马金刀地坐着，又恢复了神威。

陈长青一想，觉得不妙。因为祖天开认定了李宣宣是索命的冤鬼，那么李宣宣一出现，他说不定就会挥刀相向，岂不又是惨剧？

所以他道：“开叔，李宣宣要是回来——”

祖天开朗声道：“只管来，我已准备好了，一把事情说了，就任她处置！”

陈长青心中一动，心想李宣宣会不会回来，还不知道。若是回来，和祖天开之间，必有极精采的对白！所以他在出去的时候，装着不经意地一抬手，就把一具小型录音机，放到了门楣之上。

陈长青做的手脚，祖天开并没有发现。

六、陈长青的灾难历程

离开了王家大宅，陈长青又直奔卫斯理的住所，真可以说是仆仆风尘。

他狂敲卫斯理的门，按铃，几乎达半小时，老蔡才睡眼蒙胧，开门向他看来，他一堆老蔡，闪身进屋，疾声道："没有你的事了，你去睡吧，我和卫斯理有要事办！"

老蔡在沉睡中被他吵醒，迷迷糊糊，陈长青也根本不给他多想的时间，就推他进去，自己一溜烟上了楼。

他先到了书房门口，踢了一脚。再走了几步，又在卧室门口，踢了一脚，一面大呼小叫："卫斯理，快出来，要是正在睡觉，小心我冲将进来！"

他一面叫嚷，一面轮流在两扇门上踢着。那时，卫斯理和白素早已离去，如何还能应他。他跳来窜去好几次，伸手去推卧室的门，应手而开，空空如也。他再去推书房的门，却推不开。

陈长青开锁的本领也不弱，花了两分钟，也就打开了书房的门，也空空如也。窗子却打开着——陈长青一顿足，这才省起，卫斯理和白素两人，早已离去了。

他重重在书桌上拍了一下，在桌前坐了下来，翘起了脚，搁在桌上，心中在想：卫斯理和白素到甚么地方去了？他一面想，一面把玩着桌面上的一只青铜铸的仿古瑞兽纸镇，不到两分钟，他就大叫一声，直跳了起来。

他陡然想起了甚么——每当他在这种情形时，他有一个习惯，会伸手去拍打自己的头，这时，他几乎没有酿成惨剧，要把那只沉重的纸镇，向他自己的头上拍去。

救了他，免得他头破血流的是老蔡——听得楼上一直在乒乓响着，忽然又静了下来，忍不住打着呵欠，上来察看一下，他一推开门，就看到陈长青举起铜纸镇，向自己的头上砸去！

他大叫一声："别死！"

陈长青被他一叫，手僵在半空，老蔡冲过来，一伸手，自他的手中，把纸镇抢了下来，一面大声埋怨："甚么事想不开，要寻死！"

陈长青这才知道自己忘了手中拿着纸镇，那一下拍了上去，只怕伤得不轻，他知道和老蔡解释不清，索兴长叹一声："和卫斯理做朋友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他骗得我好苦啊！"

老蔡不信，皱着眉："不会吧，卫哥儿不是那种人！"

陈长青叹了一声："难说，我有一样要紧东西在他那里，他藏了起来，找不到可活不下去，老蔡，你帮我把所有的抽屉、柜子门全打开来！"

老蔡是老实人，又知道陈长青和卫斯理熟，所以答应一声，便和陈长青一起，在卫斯理的书房中，搜寻起来。

陈长青刚才陡然跳起，就是他突然想到，卫斯理的汽车上有着讯号发射装置——他还曾参加对这个装置的设计工作！他也知道讯号接收仪是在书房！

也就是说，卫斯理和白素一进书房，就可以知道神秘离去的李宣宣身在何处！

刚才陈长青信口胡说，说卫斯理骗了他，而这时，他真的有被骗的感觉，发出了一下充满了怨屈的吼叫声，把老蔡吓了一跳。

不到三分钟，陈长青就找到了接收仪，他熟练地操纵着，也很快地就

看到了那个亮绿点。

他盯着亮绿点看，看到了亮绿点有极轻微的移动——那正是卫斯理和白素把车子驶出矿洞，想和陈长青联络，遇上了巨大的蝙蝠灾变之时。

卫斯理打了自己家里客厅的电话和陈长青住所的电话。卫斯理想不到陈长青在他的书房之中。

而卫白二人在矿洞口略停了一停，又冲过了发狂的蝙蝠群，又进了矿洞之中。

虽然，移动的距离只不过百来公尺，但是在萤屏上也看到。

陈长青也知道，除了这副接收仪之外，还有一副袖珍的，这时不在，更可以证明卫白二人，是到那个亮绿点所在处去了。

他又盯了一会，看到亮绿点不再移动，他喃喃自语："求求你别动，我立刻就来，才求你们千万别离开，我立刻就来！"

老蔡不知道他在说甚么，用奇怪的神情望着他。陈长青灵机一动，十分认真地对老蔡道："老蔡，看到这亮点没有？你坐在桌前，看着它，我会不断打电话来问你，要是它移动了，你就告诉我它的位置！"

老蔡见陈长青说得认真，连连点头。

陈长青向老蔡挥了挥手，一溜烟下楼，冲了出去。

刚才他已认清楚那亮绿点的所在，一上了车，就认定了方向，疾驶而出。

他利用车子上的电话，每隔五分钟，就打电话问老蔡一次。老蔡很是尽忠职守，每次都回答："没动过！"

陈长青驱车急驶，他还未曾驶到矿洞口，就在那个警告牌的附近，看到了卫斯理在路边"借"来的那辆车子。

一看到了那辆车子，陈长青就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惨叫，在旷野之中听来，凄厉无比！

照说，陈长青看到了车子，证明了卫、白二人确然来到了这里，证明他追踪正确，他应该高兴才是，何以会发出惨叫声呢？

这里面，可大有文章！

原来，陈长青一看到那辆车子，就认出了这辆车的车主是谁——不是别人，正是小郭！

小郭处心积虑，料定了卫斯理和白素在这件事上，所知之多远在各人之上，必然会采取单独行动，而他们的车子又被李宣宣借走了，如果他们要单独行动，也就会照老习惯，在路边去"借车子"——一个人的老习惯若是叫他人掌握了，实在不是好事，连卫斯理也不能例外。

小郭也知道卫斯理会拣甚么样的车子下手——那又是另一项老习惯，而他的车子正是卫斯理喜欢的那一型。

所以，小郭在离开了卫斯理的住所之后，转过了街角，向二楼书房的窗子看了一眼，又料中了陈长青必然会赖着不走，卫斯理大有可能跳窗离开，所以他就把车子停在适当的街角，自己躲进了行李箱之中！

这一连串预料之正确，后来卫斯理和白素两人，也大是叹服，卫斯理绝想不到在自己"借"来的车子中，小郭正躲在车上！

卫白二人后来在矿井的升降笼底部，看到了那个"郭"字，心知小郭下了矿井，但是怎么也想不出小郭是如何跟踪而来的。

当他们两人下了车，步行了一会，找到了那架手摇车，摇到矿洞去的

时候，小郭就沿着路轨，急急赶路。他自然比卫白二人迟到达，他进了矿洞，向前走，看到卫斯理把升降笼绞了起来，看到两人在矿井旁商量，又走了开去。

小郭可以肯定，李宣宣是在矿井之下，他也看到了李宣宣所借用的卫斯理车子。

他有非找到李宣宣不可的理由——这理由，他不肯对人说，连卫斯理都不说，那是另一个故事，在这个故事中，只需知道他有这个秘密就可以了，他的秘密，和这个故事的牵连不大。

小郭在卫白二人离去之后，就从藏身处闪身出来。他所要考虑的，比卫白二人要少，因为他已想好了步骤，在笼底留字，告诉二人他在井下。虽然下了矿井之后，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，但总比没有人知道他在甚么地方要安全得多。

小郭在卫白二人离去后不久，就控制着升降笼，落下了矿井。

小郭落矿井的时候，洞中的蝙蝠，还没有发生可怕的灾变，所以，小郭不知道洞中曾有灾变，他只是在下落的途中，有很短暂的一阵子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之感，那种感觉，只持续了两三秒钟。

他以前从来也未曾有过这种感觉——那是一种全身的血液，忽然流动加速的怪异感觉，所以他也不以为意，只当是自己正走向深不可测的危机，自然而然产生自内心的一种恐惧感。

小郭何以会来到矿洞的事，陈长青当时，一见到了小郭的车子，他也不知其中详情。他只知道小郭来了，而且比他来得早，他这才发出惨叫声来的。

在那一刹间，他误会了是卫斯理通知了小郭，要小郭一起来的。

那就令得陈长青又是难过，又是愤怒——卫斯理居然把秘密和小郭这种油头粉面分享，而瞒住了他这个老朋友，他有被人出卖之感。

他跳下车，在小郭的车子上，重重踢了几脚，再上了自己的车，他的车性能也很好，颠簸跳动，到了那条铁路处，竟然驶上了铁路，拚命向前驶。

等到实在不能再向前了，他下车，取了一些装备，急步向前，不一会，离矿洞口只有三十多公尺时，星月微光之下，他看到了大批死蝙蝠，在地上叠起了好几十公分高，情景骇人之极！

见到了这种情景，任何人都免不了头皮发炸，尤其陈长青要向前去的话，必须踏着那厚厚的一层死蝙蝠向前去，他犹豫了一会，慢慢伸出了脚，轻轻一脚踏了下去——一脚踏出，问题还不是很大。可是当他又提起另一只脚来的时候，体重就集中在先前跨出去的那一只脚上，当时就听得“滋”地一声响，脚下一软，血和肉和皮，糊成了一团，不知有多少只蝙蝠，在他的脚下，成了肉酱。

陈长青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怪叫声，再也提不起勇气向前去，疾退了开来，他甚至没有勇气去看那只沾满了血肉的鞋子，只是站在那里发怔，身子在不由自主发着抖。

他望着矿洞，虽然不是很远，可是却像是天堑难渡一样，他想了许多办法，好像都不实用。

他呆了约有三分钟，才陡地一咬牙，下定了决心。

促使他下了决心的是，他想到了卫斯理必然在矿洞之中，小郭也必然在矿洞之中，他们可以通过这道障碍，自己也应该可以通得过去！

若是自己竟然受阻在矿洞之外，那就证明了是脓包！

若是就这样，便不敢向前去，那么，也就难怪卫斯理把秘密和小郭分享，不和他共同冒险！

陈长青这时所想的，完全想错了，小郭并没有分享到卫斯理的秘密，他进洞时，蝙蝠也还没有发生灾变！而卫斯理和白素，也是身在车中，才进得了矿洞的，即使他们身在车中，也经历了一生之中，少有的震骇！

所以，当后来，卫斯理知道了陈长青竟然是踏着厚厚的一层死蝙蝠进来的，也不禁咋舌，大是佩服，而且对他说："真服了你，我保证，以后你我之间，再也没有秘密，我们是好朋友！"

陈长青也大是感动，因为要得到卫斯理这样的称赞，岂是容易的事。所以他们两人成了莫逆之交，以致日后，在"追龙"这个故事之中，陈长青甚至抱着必死之心，去替卫斯理涉险！

那全是以后的事，当时，陈长青虽然误会了很多事，但是那种种误会，对他大有激励的作用，把他的勇气，全都激发了出来。

他一咬牙，心中想：卫斯理倒也罢了，我可绝不能输给了那油头粉面，大不了当自已是在厚厚的烂泥层上行走，反正只是令人恶心，死蝙蝠又不会有甚么危险！

这一豁了出去，横了心大踏步前进，虽然每一步下去，都有"扑赤"、"扑赤"的声音，也都有鲜血溅起来，但是他咬紧牙关，竟然让他进了矿洞。

进了矿洞之后，他的灾难非但没有结束，而且简直是才开始：因为在洞口，地上厚厚的一层死蝙蝠，全是大蝙蝠，而在矿洞之中，地上厚厚的一层，全是肉红色的小蝙蝠，在电筒的光芒之下，更是怵目惊心，叫陈长青呆在当地，全身发抖。

这时候，要不是他发现了有两道"出路"的话，他一定会像是被魔法定住了一样，说不定就此再也不能移动，变成了石像！

他看到了两道血路，那自然是卫斯理的车子，辗压过去时所形成的，那令他知道，卫斯理和小郭，通过了这障碍，在矿洞的深处！他也非要进去不可！

已然衰竭了的勇气再度重燃，他跨到了那两道血路上，大踏步前进，非到必要，不敢呼吸，因为洞中的空气，充满了血腥味，难闻之极。

等到他终于踏出了死蝙蝠层时，他也自然而然，看到了那个支架，看到了那个矿井，看到了绞盘上的数字：三七二公尺。

陈长青立刻就可以知道，他要找的人，都在那矿井之下，更重要的是：李宣宣也必然在矿井之下，因为他也看到了卫斯理的那辆车子。

这时，他的想法，和卫斯理一样，首先想到的是：从阴间来的女人，回到阴间去了！

他也想起了在卫斯理住所自己所说的"戏言"，看来竟是真的。二百七十二公尺深的矿井，除了通向阴司地狱之外，还能通到甚么地方去？

陈长青连考虑也没有考虑，就转动绞盘上的转柄，要把升降笼绞起来——他也要下矿井去！

控制升降笼上落的绞盘上，数字既然显示了"三七二"，那自然说明，卫斯理和白素，也已经到达了这个深度。

小结一下在矿洞中发生的事：

李宣宣先到，下了矿井。

卫斯理和白素，本来可以第二个下矿井的，但是他们犹豫了一下，被小郭钻了空档，所以，小郭是第二个下矿井的，卫白二人，是第三轮才下去。

所以，卫白二人在升降笼中下降时，很注意向横伸出的矿道，尽可能用强力电筒照着，同时，卫斯理也不时发出叫声："小郭！小郭！"

他当然不能叫得太大声，避免引起回声。

可是一直到达了"三七二"这个数字出现，并没有发现，而且，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，这个深度，并不是矿井的底部。

电筒射向下，下面黑压压的，不知道有多深！

而升降笼在"三七二"这个深度停了下来之后，面对着一条很宽的坑道，移开升降笼的铁栅，一步就可以跨过去，卫白二人，略为犹豫了一下，电筒光芒照处，就可以看到坑道的口子上，做着一个明显的箭头记号，而且，还留有一个"郭"字。

那是小郭留下来的记号。

小郭钻了那个空档下来，知道卫斯理和白素也一定会接着下来的。他虽然有非涉险不可的理由，也总希望在涉险的过程之中，可以有伴，而卫斯理和白素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探险伴侣了。所以，他不但在升降笼底留了字，又在这里，做下了记号。

卫斯理移开了升降笼的栏栅，一步跨了过去，白素也随后跨来，他们在坑道口略停了一停，卫斯理吸了一口气："这坑道，可能又有好几百公尺深！"

白素扬了扬眉："已经来到这里，没有退缩之理！"

他们着亮了电筒，向前走去，坑道斜斜向下，约呈三十度角，走出了一百公尺左右，就到达了一个相当大的矿洞中，洞壁上还全是闪闪发亮的煤块，也有一些旧式的采煤工具，散乱地在矿洞之中。

除了左首，洞壁处有一个极窄的通道之外，这个矿洞，别无去路，已到尽头了！

所以，卫白二人，自然而然，向那狭窄的通道走去，一到了口子上，就又发现了留着箭嘴，指向通道之内。

那通道只有不到五十公分，人要横着身子才能挤进去，而且，看来也不像是人工凿出来，倒像是忽然山崩地裂所形成的一个大裂缝——作为通道，当然很窄，但如果是裂缝的话，倒又显得很宽了！

卫斯理先用电筒，向内照射了一下，只见那裂缝的两边，全是亮晶晶的煤块，而且，很是曲折，只照到十来公尺，就已经看不清转弯之后的情形了。

卫斯理先侧着身，走了进去，白素紧跟在后面，两人走出了五六步，就各自伸出手来紧握着。

这时，他们两人所想到的一样：他们想，这道裂缝如果忽然由于地壳的小小变动，而又合拢来的话，那么，他们就被挤在中间了。或许，再过几百万年，又有人开采煤矿，恰好开到这里，那么，就可以发现有两个人形的化石，要大大下一番功夫去研究！

（在煤层中，甚么都可以发现，包括活的青蛙。那是地底宝库，也是地下的谜团！）

他们一直向前走，到达了第一个转弯处，还是那么窄，卫斯理在前，两人手牵着手

他们已经好久没有一起探险了，所以虽然处境奇诡，但是心中很是快乐。
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前面，竟然有人声传来，像是就在身前不远处有人，可是电筒光芒所及，有七八公尺距离，前面才是另一个弯，在这段距离之中，并没有人。

可是人语听来，却十分清楚，而且一听，就可以听出，那是小郭的声音："你又来了，又从阴间来了？"

乍一听到了小郭的声音，卫斯理又惊又不明所以，白素立时向煤壁指了一指，卫斯理也随即恍然：曲折转弯的通道，对声波有特殊的引导作用。说话的人可能距离还很远，但是声波沿壁传过来，可以变得听来很近——有许多"回音壁"之类的建筑，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建成的！

卫斯理先熄了电筒，白素也同样做，刹那之间，他们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

七、小郭被带赴阴间

在漆黑之中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他们感到听到的声音更清楚。

先是小郭的呼吸声，立刻又听到了另一个较细的呼吸声，和一下低低的惊呼——毫无疑问，那是李宣宣的声音。

再接着，就是李宣宣在说话："真想不到，你真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！"

小郭道："王大同在临死之前，说出了你的秘密，他说，你从阴间来！"

卫斯理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两人都想：小郭这句话，一定会引起李宣宣极度的震动

因为李宣宣苦心掩饰的秘密被揭开了！

李宣宣的反应果然激动之极，可是卫白二人却料错了，李宣宣的异常激动，并不是由于她的秘密被揭穿，而是另外有原因。

先是听到李宣宣发出了一下奇异之极的声音——像是因抽搐而在喉际发出来的，接着，便是她的一声惨叫："你说甚么？"

虽然只是一下叫和一声喝问，可是在这裂缝中听起来，也是骇人之极，卫斯理正用一只手按在煤壁之上，所以他不但耳际响起了一阵嗡嗡的回响，还清楚地感到，煤壁在微微震动。

这不禁令卫斯理骇然：要是声波的震荡，令得煤壁塌了下来，他和白素，想不去阴间也不行了！

白素也在这时，吸了一口气。

小郭显然也受到了震惊，是以他的声音，听来有点发颤："我说王大同临死之前，说你——"

小郭的话，是说到一半，就已被李宣宣的尖叫声打断："你再说一次！"

小郭究竟不失是一个精明的人，他也觉出李宣宣的激动，不是为了自己揭穿了她从阴间来，而是整句话的上一半——她不知道王大同死了！

所以，小郭改了口："王大同死了！"

李宣宣怒叱："你胡说，他怎么会死？"

小郭的声音之中，也有了怒意：“他怎么不会死？他伤得那么重，随时会断气！”

李宣宣的声音更是凄厉，这时，单听她的声音，一定会把她设想为一个披头散发，七孔流血，伸出尺把长舌头的厉鬼，再也难以想像她是一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。

她急速地道：“他不会死！他不会死！”

小郭回笑：“他死了，很多人看着他死的！”

小郭在说了这句话之后，约有两秒钟的沉寂——也不是完全的沉寂，可以听到急速的喘气声，不知是小郭还是李宣宣发出来的。

接看，便是李宣宣叫道：“他死了，我也要叫他活回来！”

卫斯理和白素听到这里，在漆黑之中，各自紧握了对方的手一下——李宣宣在离开王家大宅之时，也曾这样子说过。两人都想不透，李宣宣有甚么方法，可以使一个死了的人活回来。

刹那之间，他们的思绪，十分紊乱，所想到的，是种种有关阴间的传统说法：牛头马面来勾魂，一勾走了魂，那个人就死了，灵魂被勾到了阴间，有时，判官或阎王，会发现其人阳寿未尽，是阴差犯了错误，遂又把灵魂送了回去，那个人就还阳——活回来了。

也有的情形是，被勾了魂的人，阳间还有未了的事务，非处理不可，不能就此死去，那么阎王或判官（阴间的主宰）也会格外施恩，放他还阳几天，去处理事务，到时再回阴间，那么，这个人也能有短暂时间的“活回来”。

死了的人是不是会“活回来”，是由阎王或判官决定的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传说中阴间的主宰，才能使死了的人活回来！

李宣宣是甚么身分，她何以那么肯定，她有能力可以令王大同活回来？

两人心念电转，想到的事虽然多，但是所花的时间极短，紧接着，又听得小郭惊叫：“你干甚么？别走！”

看来一定有非常的情形出现，因为小郭也忘了身在险境，竟然大喝了起来。

这一叫，连煤壁上也发出了一阵嗡嗡声，卫白二人的手握得更紧，小郭叫了之后，是一阵悉索之声，那是两个人身体纠缠挣扎时所发出的声响，夹杂着李宣宣的叫声：“放开我！

放开我！”

小郭则在叫：“不放！我绝不会放开你！”

李宣宣叫得更急：“你不放，对你没好处！”

小郭像是豁了出去：“至多你把我也带到阴间去——”

小郭是扯着喉咙叫出那句话来的，他的一个“去”字，悠悠不绝，余音——，可是在那个“去”字之后，却再也没有了下文。

竟然变得一片死寂！

卫白二人，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心跳声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别的声响！

这情景，简直是诡异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，竟像是四周的温度，也骤然下降了几十度。

卫斯理首先想到的情景是：李宣宣一听到了王大同的死讯，在震惊之后，就有了行动，她的行动是要到阴间去。而小郭不让她去，也有了行动，小郭的行动是一把将李宣宣抱住。

于是两人就挣扎纠缠，小郭坚决不肯放开，于是，李宣宣就带着他，一起到阴间去了！

这种推理，得出的结论，虽然匪夷所思至于极点，但那却是唯一可以达到的结论！

两人在黑暗和一片死寂之中，大约只呆了几秒钟，白素便首先着亮了电筒，并且，轻轻推了卫斯理一下。卫斯理向前跨出了一步，同时沉声问：“小郭，你还在？”

他连问了三四声，都没有回答，小郭当然已不在了。

卫斯理望向白素，白素俏脸了白，缓缓摇了摇头，卫斯理的声音极低：“一齐……到阴间去了？”

白素又缓缓点头：“只有这个可能，人……她是人……不是鬼！”

白素又再一次肯定李宣宣是人，卫斯理苦笑，二人继续向前走。

又转了几个弯，前进了大约百来公尺，这窄缝便到了尽头，尽头处是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像一个比较大的电梯。

那绝对是一个前无去路的空间，小郭和李宣宣两人，刚才的对话，挣扎，极有可能，就是在这个空间之中发生。

问题是：他们两人，上哪儿去了？

就算他们真的到阴间去了，是从哪里去的？通道在甚么地方？

卫斯理和白素沿着狭窄的裂缝进来，若是小郭和李宣宣也是沿裂缝出来的话，连”擦身而过”的可能性都不存在，必然是迎头相遇！

所以，李宣宣和小郭，必然就是在这个空间之中消失的。卫斯理用手拍打，用脚踢着，有拳头大小的煤块，纷纷落下来，他想找出一条隐秘的通道来。

白素默默地抬头向上望，约有四公尺高，顶上也是闪着乌黑的煤，她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他们是穿入了煤层而离开这里的！”

卫斯理怔了一怔：“穿越了固体？”

白素道：“可能之一是穿越固体，可能之二是在这里进行了空间转移，从阳间转到了阴间！”

卫斯理深吸了一口气，沉吟不语。

白素又道：“如果是空间的转移，那么这个‘阴间’，和传统的理解不同。”

卫斯理明白白素的意思——空间的转移，那就不是传统说法中的阴间，而是从一个空间，到另一个空间，那另一个空间，可以是任何形式，不是人类脑部活动所能想像得出情形来的。

卫斯理道：“可是她又坚持说能令王大同活回来——只有传统理解的‘阴间’，才有这个能力，阎王有生死簿，可以掌握人的生死！”

白素现出惘然之色，卫斯理又拍打着煤壁，他道：“我只是想找出甚么通道来，传递一些讯息过去，也是好的！他们是在这里消失，这一点可以肯定！”

白素抿着嘴，过了一会，她又道：“我有一连串的假设：李宣宣急于到阴间去，目的就是为了挽救王大同的生命，她在阴间，像是已取得了成绩，所以她在听到了王大同的死讯之后，才会那么激动，才会立刻再到阴间去，为王大同的生命交涉！”

卫斯理点头：“你注意到没有，如果李宣宣的身子，是从四壁隐没，小

郭要阻止她，应该是‘拉’住她，而不是像李宣宣叫的那样是‘抱’住她！”

白素点头：“只有两种情形之下，小郭需要用‘抱’这个行动阻止李宣宣离去！”

卫斯理一手指上，一手指下，表示除非是升天入地，小郭就不必抱住李宣宣。

白素的视线，望向脚下。卫斯理道：“传统观念，阴间当然是在下面，但如果是另一个空间，那就根本没有方向可言。”

白素又想了一会：“李宣宣要再出现的话，一定也会从这个空间冒出来，所以，可以在这里等！”

卫斯理摇头：“除非想看到她现身出来的情形，不然，上去等也一样！”

白素在卫斯理的话中，听出了他不是很愿意在这里久候——确然，在地底超过三百公尺处，在煤层的夹缝之中，那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事，那令人产生一种自己已经成为化石的可怖感觉。

白素没有再说甚么，点了点头，两人转过身，又从裂缝中，向外走去，回到了坑道，来到坑道口子，却看到升降笼不见了！

才一发现升降笼不见，卫白二人确实大吃一惊，遍体生寒！

可是，他们随即听到“光啷”声自矿井中传了过来。

那声音，还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，证明正有人利用了升降笼下来，这才令他们两人，大大松了一口气，有绝处逢生之感——一点也不夸张，刚才发现升降笼突然消失时，他们都有被困地底，永不超生之感。后来原振侠医生说，人在封闭的环境中，特别容易产生恐惧，在地底如此，在海底也如此。

卫斯理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恐惧还是照样袭来。当时，他们虽然想到，李宣宣应该会出现——但也只是“应该出现”，而不是“绝对出现”——她有上天下地的本领，谁知道她是不是有别的方法离开！

这时，他们定下了神来，互相用眼色询问对方，也问自己：“下来的会是谁？”

卫斯理立时笑了起来，指着自己的头部：“偷一会懒吧，十分钟之后，就可以知道下来的是谁了！”

白素也不由自主，叹了一声，因为自从王大同闯了那个祸之后，虽然不过几天功夫，可是在那几天之中，变故叠生，怪异而不可解，要用脑筋的事之多，不可胜数，确然需要休息一下了！

白素靠向卫斯理，表示同意，两人偎依在一起，虽然身在险地，但也感到甜蜜。

令卫斯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白素不知从何处，摸出了一只扁平的小瓶来，一打开瓶盖，酒香四溢，瓶中所装，竟是极品佳酿！

夫妻二人，会心微笑，卫斯理接过酒来，喝了一口，递给了白素，白素也喝了一口，两人索性坐了下来，背靠着背，轻轻摇动，那小酒瓶就在他们的手中，传来传去，耳听着升降笼向下落来的“光光”声，越来越近，悠然自得，赏心怡神。

把升降笼绞了上去，这时又下来的，自然是陈长青。

陈长青形容他身在升降笼之中，看到了卫白二人在坑道口，你一口我一口喝酒的情形，十分生动。

他道：“我提心吊胆，每下落一尺，就担心一分，不知道下面暗无天日的地底。会有甚么妖魔鬼怪冒出来，谁知道看到了卫斯理和白素，他妈的，

两个人那种样子，那种享受法，就像是江南仲春，莺飞草长，春风拂面，柳丝缠足那样，缠绵得要死，恩爱得要命，此情此景，不是亲眼目睹，杀我的头，也想像不出！”

陈长青在当时，确然整个人都怔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又连揉了好几次眼。

卫斯理和白素，看到下来的是陈长青，先是有点惊异，但是一转念之间，就知道是发生了甚么事——陈长青知道他们的车子有讯号发射设备，自然是在书房之中发现了车子的去向，跟踪前来的——他们一下子就料到了陈长青在这里出现的原因，但直到那时为止，他们仍然不知道何以小郭会突然出现。

陈长青的模样，很是滑稽，两人向他点头微笑，又挥了挥手。陈长青这才弄清楚，眼前所见全是事实，不是幻象，他再也忍不住，陡然大喝一声。

卫斯理后来，常说陈长青是“闯祸坯”，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。

陈长青为了宣泄心中的怒意，竟然身在矿井之中，就大喝了一声！

他喝声未毕，口也没来得及闭上，矿井之中，就响起了“轰”地一下回声。回声在矿井之中，来回震汤，轰轰之声不绝。

任何怀疑声波可以制成毁灭性武器的人，都应该在这种环境中体验一下。

来回震汤的回声，不但令人心慌意乱，无所适从，而且，令得矿井的四壁，都像是在颤抖，大大小小的煤块，纷纷落了下来，有的砸在升降笼的顶上，又发出声响，再激起回声。

陈长青身在笼内，那情景竟如同置身于狂风巨浪中的一页扁舟一样。

卫斯理和白素一跃而起，一起向他伸出手去，陈长青抓住了两人的手，被两人拉进了坑道。

那一声大喝造成的混乱，足足在七八分钟之后，才渐渐静了下来，总算没有毁灭性的破坏！

卫白二人并未责怪陈长青，只是齐声叹了一口气，陈长青的脸色由白而红，自己责备自己：“你们把秘密和小郭共享，不肯告诉我，看来很有道理。”

这句话自然听得卫白二人莫名其妙，卫斯理觉得和陈长青这种人，说不清楚，所以只是瞪着他，并不说甚么。白素则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陈长青一口气，便把看到了小郭的车子之后的想法，说了出来。

卫白二人这才算是明白了小郭何以会突然出现的原因，卫斯理伸手在自己的头上，拍了一下：“真好笑，偷车子，却反倒把他带来了。陈长青，我本来是想通知你的，可是联络不到——”

卫斯理把自己在矿洞中考虑的情形，说了一遍，听得陈长青感动不已，紧握住卫斯理的手，用力摇着，口唇抖动，说不出话来。

过了片刻，他才道：“我也有巨大的发现——对了，那镜子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卫斯理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也知道那镜子的事了？”

陈长青连连点头，白素提议：“我们再到那空间去，一面走，一面说，就可以把事情都弄清楚。”

卫斯理道：“是，先说李宣宣和小郭的对话！”

陈长青听得居然有这样的奇事，双手搓着，现出如痴如醉的神情——

他的好奇心一发作，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满足，何况这时，卫斯理甚么都会告诉他，他心中的兴奋，可想而知。

等到他们来到那个空间的时候，双方已经交换了互相的经历，陈长青听得目定口呆，他发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：“那面宝镜在哪里？”

卫斯理苦笑：“找不到，相信是王大同藏起来了，除了他之外，没有人知道，他已经死了，这宝镜——”

陈长青急急道：“要是李宣宣能令王大同活回来，那就可以知道宝镜在哪里了！”

卫斯理“唔”了一声：“如果！”

卫斯理也得到了不少新的资料，那漆器剖了开来之后，竟然出现了放置宝镜的凹痕，那真是不可思议之至。看起来，李宣宣和宝镜，也有一定的关系，不然，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出现！

卫斯理自然不会和祖天开一样想法，认为李宣宣是“来索命的冤鬼”，但是，在陈长青的转述之中，他感到，事情的可疑点是：当年，祖天开和王老爷，得到那宝镜的时候，大有可能用了极不正当的手段！

这种不正当的手段，可能还牵涉到人命的杀害，不然，祖天开何以会有“索命”，“报仇”这样的说法？

卫斯理把这一点提了出来，陈长青和白素，都表示同意，白素道：“祖天开有亏心事，所以他才害怕，而且不肯对人说，那亏心事，一定很是不堪！”

陈长青闷哼：“这老滑头！”

卫斯理顿了顿脚：“先别讨论几十年前的事，李宣宣带了小郭到阴间去，是不是会回来？”

这个问题一提出来，陈长青就怪叫：“当然会！”

他叫了一声之后，神情大是犹豫，因为他也没有把握，他只是主观愿望，想李宣宣回来而已！

八、还阳

陈长青看出卫白二人有疑惑的神色，他一拍胸口：“你们先上去，我在这里等，给我食物和水，我可以一直在这里等下去。”

对于陈长青的豪语，卫白二人绝不怀疑它的真实，陈长青确然说得出做得到。

卫斯理提醒他：“这里看来平静，可是随时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危险。”

陈长青义无反顾：“他从这里去，一定从这里来。若是我不能第一时间见到他们，枉为人也！”

陈长青说得咬牙切齿，神情认真，卫斯理和白素都想笑，可是却又不敢笑出声来。他们知道，陈长青对于小却能被李宣宣带到阴间去的这种遭遇，羡慕之至。他到了此处，再要叫他离开，很是困难。

卫斯理点头：“好，不超过八小时，替你送食物和水来，你还需要甚么？”

陈长青想了一想：“也没有甚么可要的了，总不能把我的那些仪器全搬

过来，也无法带一把电钻，钻一条路通到阴间去！”

卫斯理骇然：“你可别乱来！”

陈长青伸手在煤壁上抚摸着，又道：“矿洞内外有许多死蝙蝠，情形很可怕，你们小心些！我就是踏着死蝙蝠进来的！”

卫斯理和白素不禁肃然起敬：“是，情形可怕极了，你真勇敢！”

陈长青受了卫斯理和白素异口同声的称赞，兴奋得脸上放光，神采飞扬，双手抱拳：“也是硬着头皮挺过来的，要是根本不害怕，那才好！”

卫白二人又齐声道：“根本不害怕，那是没有知觉，明明害怕之极，却能挺得过来，那才叫勇敢！”

陈长青咧着嘴笑：“能得到两位这样的赞扬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”

看来，他本来是想说“死而无憾”的——陈长青的言语、行动，一直很是夸张。后来，温宝裕和他成了好友，两人臭味相投，温宝裕受他的影响不少。

可是，在如今这样的环境之下，若是冒出了“死而无憾”这种话来，总不是很适合，所以他总算忍住了没有说出来，只是道：“我在这里，有甚么发现，一定毫不保留，全都告诉你们！”

卫斯理和白素和他一起握了手，再一次慢慢自狭窄的裂缝之中，走了出去。

这是他们二人第二次从裂缝中出来，自然比上一次顺利得多，卫斯理发现在裂缝的两旁，凸凹不平的煤块，简直可以嵌配起来——若是右手边有一块六角形的煤块凸出，那么，左手边，就必然有一个六角形的凹槽，可容那凸出的煤块嵌进去。

卫斯理把自己的这个发现向白素说了，同时问：“这种情形，使你有甚么想像？”

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像是把一只馒头一分为二——有一股极大的力道，硬生生把煤矿拉成了两半，所以才现出这样的一道裂缝来！”

卫斯理骇然：“这股大力可以拉开煤矿，也可以把它合拢来！”

白素瞪了卫斯理一眼，伸手在他的口唇上，轻轻掩了一下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事实上，两人的心中，早就有这样的感觉，只不过这时，才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已。

他们利用升降笼上了矿井，又把升降笼放下去，因为人在上面要下去，至多花点功夫，把笼绞上来，若是下面有人想上来，那就非要升降笼在下面不可。

到他们进了汽车之后，白素才吁了一口气，她道：“这里那么可怖，洞口内外，又全是死蝙蝠，情景那么可怕，真是人间罕见！”

白素是有所感慨，所以随便说说的，可是卫斯理一听，却心中一动，他一面发动车子，向外冲去，一面心念电转，思索着。

他这一集中精神，去思索白素刚才的那句话，也就没有去留意周遭那可怕的环境，所以一下子就冲出了矿洞口。白素双手一起抱着卫斯理的手臂，紧闭着眼睛，也避过了那可怕的景像。

白素虽然闭着眼，也可以觉察到卫斯理的感觉，她问：“你想到了甚么？”

卫斯理道：“我们都上当了！”

白素睁开眼来，神情疑惑。卫斯理用力一挥手：“所谓李宣宣是‘从阴

间来 ’，只是王大同临死的遗言。他临死之前，可能根本神智不清，胡言乱语的也有可能，他知道的，是一种极其可怖的情景，他无以名之，就统而言之，说是‘ 阴间 ’，他口中的‘ 阴间 ’，和我们观念中的‘ 阴间 ’，根本是两回事 !”

白素缓缓摇头 :“ 也不一定，李宣宣就一直在说……她要令王大同活回来。令一个死去的人活回来，那只有来自阴间的人才做得到 !”

卫斯理一阵纵笑 :“ 那要王大同真的活回来了，才能够证明。”

白素又道 :“ 还有，她不但自己会消失，还能带着小郭一起走，我相信，地底深处的那个小空间，正是通向阴间之门路 !”

这一点，卫斯理也无法作出其他的解释，他只好又挥了挥手——那是他自少年时期就形成的一种动作上的习惯，并无任何代表性的意义。

这时，天色已然微明，不多久，便经过了小郭的车子，卫斯理向车子指了一指，两人都觉得小郭机敏无比。再过一会，车子驶出了那幅警告牌，上了公路，卫斯理加快车速，可是才驶出不到十公里，前面的公路，就被好几辆警车组成的路障，阻住了去路。

卫斯理才一停下车，就有两个警官，疾奔而来，一面在扬声高叫 :“ 卫先生 ! 卫先生 !”

卫斯理打开车门，两个警官来势极快，喘着气 :“ 卫先生，黄主任一直在找你，他命令，一发现你，请你立即和他通话 !”

卫斯理扬眉 :“ 有甚么要事 ? ”

其中一个警官已递过了通讯仪器来——其时的无线电通讯仪器还不是很普遍，也不像日后那样轻巧灵便，人人可以随身携带，而是十分沉重的。

卫斯理自警官的手中，接过通话仪来，才说了一句“ 我是卫斯理 ”，就听到了黄堂的声音。

黄堂所说的那句话，尤如一个晴天霹雳，令得卫斯理呆如木鸡，反倒是在他身边的白素，也听到了这句话，但是却很平静，像是那本是她意料中的事 !

但是实实在在，黄堂的话，还是石破天惊的 :“ 卫斯理，王大同活回来了 !”

卫斯理足足呆了三十秒之久，才向白素望去，白素扬了扬眉，没有说甚么。

黄堂又连叫了几声，卫斯理才道 :“ 情形是怎样的 ? 死了的人，怎么会活回来 ? ”

黄堂道 :“ 医院方面说，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，那次死亡，并不是真正的死亡，只是一种“ 伪死 ”现象，医院方面承认没有经过特殊的检查法，没有使用心电描记，没有进行心脏 X 光透视，是他们的疏忽 !”

卫斯理忍不住骂了一声 :“ 放屁 ! 你也看过他临死时的录影带，知道他是死了 !”

黄堂沉默了片刻，忽然问 :“ 尊夫人在不在 ? ”

白素立时接上了口 :“ 在 !”

黄堂又顿了一顿，才道 :“ 你会要我使王大同的身体不受破坏，那是为了—— ”

白素的回答，直截之至 :“ 因为我知道他有活回来的可能 !”

黄堂的声音，听来充满了经过极度克制的愤怒，他道 :“ 还有多少秘密

是我不知道的？”

黄堂的这种语气，很令人反感，卫斯理刚想回敬一句“凭甚么所有的秘密都要给你知道”，可是白素平日温柔文雅，真要伶牙利齿起来，也很厉害，她已经道：“太多了，黄主任！”

简简单单的三个字，就把黄堂堵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只听到他的喘气声。

卫斯理大声道：“有三辆警车阻住了去路，谢谢你用这种方法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消息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行动的自由？”

黄堂却答非所问：“王大同不但还阳，而且也不再昏迷，醒了过来。”

卫斯理和白素一起吸了一口气——王大同清醒了！这太重要了！

整件扑朔迷离的事，其实关键全在两个人的身上，一个是王大同，一个是李宣宣。只要他们两人肯把一切说出来，甚么谜团都可以揭开。但是两个人，一个昏迷，一个失踪，所以才使事件变成了漆黑的谜团。

现在王大同醒了，那是揭开谜团的时候了！

卫斯理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反应才好，黄堂又道：“他醒了之后，甚么人都不见，只想见卫夫人！”

白素大讶：“只见我？他妻子呢？他没有问起他的妻子吗？”

黄堂道：“根据医护人员说，没有，只有你！”

白素更是惊讶：“你也没有见到他？”

黄堂愤然：“没有，医院方面说，在这种险死还生的情形下，绝不能违背他的意愿，不然，后果堪虞。”

卫斯理安慰他：“黄主任，请你准备食水，食物，全用不超过四十公分的容器装载，我们在西北公路，我驾车，你也立刻出发，相遇之后，白素由警车送去见王大同，我带你到一处地方去，在那里，可以得到许多秘密！”

黄堂得到了卫斯理这样的许诺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忙道：“好！我这就来！”

等到他们在公路上会合时，天色已大明了！

白素握着卫斯理的手：“你不和我一起去看王大同？”

卫斯理摇头：“他是指名要见你，我不去了，我带黄主任下矿井去，黄主任，那绝不是一个愉快的旅程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！”

黄堂用力点头：“我可以应付任何恶劣的处境！”

尽管黄堂已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可是当他到达矿洞口，看到了那可怖的，令人毛发悚然的情景之后，也不免脸色灰白，全身发抖，冷汗直冒！

黄堂不是普通的警官，他受过各种严格得异乎寻常的训练，是国际警方正式公布过的全球二十四个优秀警务人员之一，尚且有这样的反应，可知那种情景，实在具有难以形容的震撼力。

黄堂当然是乘坐了卫斯理的车子进出矿洞的，尚且如此，所以，他后来知道陈长青竟然是徒步经过那片可怕的情景，他忍不住肃然起敬——是真正的起敬，用标准的姿势和动作，向陈长青行了一个敬礼，自此对陈长青大是改观。

陈长青确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奇人，观乎后来，他竟然可以为了探索生死的奥秘，而放弃亿万家财，跟随西藏密宗喇嘛去深入研究，竟从此不知所踪，可知他对事物的探索，有着无可比拟之热忱。

却说当时，卫斯理问：“祖天开知道王大同还阳的事情了吧？”

黄宣道：“当时我恰好在医院，由于事情很快，祖天开的思想和行事方

法又和时代脱节，王大同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又是要见白素，所以我要求医院方面甚么人也别通知，由警方去寻找白素！”

卫斯理似笑非笑的望着他，黄堂若无其事：“我下令在全市范围设置了超过一百个路障，一发现你的车子，立即截停！”

卫斯理道：“这说不过去，你明知我的车子，是被人驾走了的。”

黄堂望了白素一眼：“我始终不相信你们会不知道李宣宣的下落！”

白素苦笑：“以前，或者可以说知道，至少，可以追寻，现在，是真的不知道了！”

黄堂骇然：“怎么会？”

卫斯理道：“我会告诉你——”他转向白素，“替陈长青送食水食物之后，我会立刻和你会合！”

卫白二人轻拥了一下，分道扬镳。

卫斯理和黄堂上了车——当然亦是卫斯理的车子，卫斯理先问：“王大同还阳的情形如何？”

黄堂其实心急想知道卫斯理的遭遇，和他所不知道的秘密，但是他也知道，自己如果不先说说王大同还阳的情形，卫斯理是不会说甚么的。

黄堂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分手之后，我到医院去，心中一直在思索着，卫夫人这样说，是甚么意思。我所想到的是——不骗你，真是那样想，我想：难道王大同死了还能复活？不然，保存他的身体，有甚么意义？”

卫斯理扬眉：“你的想像力太丰富了！”

黄堂一时之间，也弄不清这句话是褒是贬，他缓缓道：“王大同说李宣宣从阴间来，如果真有甚么阴间，那么，那正是控制生、死的中心，李宣宣爱她的丈夫就会作一定的努力！”

卫斯理连连点头，因为黄堂这样的分析推理，可以令人接受。

黄堂由于有了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到了医院之后，就直奔向医院的“太平间”——那是医院放置尸体的所在，他才来到门口，就听到了一阵喧哗声，有几个人，正在大声争执。

一个医院的杂工，神情骇然，指手划脚：“死人复活了，我明明看到他在动，他复活了！”

另外两个，看来像是医护人员，正在怪责：“你少胡说八道，造谣引起恐慌，是犯法的！”

那杂工扯着喉咙叫：“他不但动，喉咙还发出咕咕声，明明是真的，怎么说是我造谣？”

听到了这样的争执，黄堂心中一动，问那杂工：“那死人是甚么人？”

杂工道：“就是那个王大同！”

黄堂陡然吸了一口气，问那两个医生道：“何必争，进去看看就明白了！”

杂工双手乱摇：“我可不敢进去……那可能是尸变，僵尸有甚么人性，见一个咬一个……吸……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后退，黄堂一伸手，抓住了他，又向两个医生一摆头，示意他们一起进去。

却不料两个医生刚才还在斥杂工造谣，这时，竟大有惧色，踟蹰着不敢进去！

黄堂不禁大是鄙夷，推着那杂工，就进了太平间，才一进去，那杂工

就发出了一下惨叫声，黄堂不禁遍体生寒，如同跌进了冰水之中！

太平间中的气温很低，王大同的尸体——这时，已绝不能说“王大同的尸体”了，那样说，只是为了叙述起来方便而已。

王大同由于才死不久，所以他的尸体并没有放入温度更低的冷藏箱之中。而只是放在铺着磁砖的槽上，那多半是由于方便医生对尸体进行检查而设的。

那杂工刚才说，王大同手脚会动，而且喉间发出了“咕咕”声。可是这时，黄堂却赫然看到，王大同已经坐了起来，正在四面看着。

王大同是受了伤昏迷不醒入院的，身上受伤的所在，本来全有绷带绑扎着，在医生宣布他死亡之后，所有的裹扎也全被除了下来。他头脸上，身上的伤痕，并不算少，都暴露在外，有的伤处，还在向外渗着血水，那情形已经够恐怖的了，再加上他死而复活（也有可能是尸变），自然更令人震栗。

而且，他并没有衣服，本来应该有幅白布盖着的，这时由于他坐了起来，所以白布也被掀起了一半，只遮住了他的下半身。

在黄堂发呆时，那杂工又是一声怪叫，挣脱了向外就奔，迎面撞到了终于敢进来的两个医生身上。

那两个医生一看到王大同坐了起来，也惊得呆了，其中一个双腿发软，竟然被撞得跌倒在地，一时之间，起不了身。

那时，反倒是王大同先开口，声音难听之极，他是医生，自然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所以他开口问的是：“我已经死了？”

黄堂鼓起勇气，向他走去：“本来是，可是现在，你显然活回来了！”

王大同闭上眼睛一会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我要见卫斯理夫人，白素。除了她之外，我甚么人也不见！”

黄堂并没有作声，只是一挥手，令那两个吓软了脚的医生过来。

不到十分钟，医院中乱得像是每一个人都被沸水淋了脚一样，王大同又被移到了病房中，再替他的伤口止血，包扎，医生围着他团团转，黄堂向他表明了身分，可是王大同甚么也不说，只是道：“白素，快找她，我只要见她一个人！”

王大同死了还阳，竟然不提他妻子李宣宣，也不提他的关系非常的管家祖天开，只是要见白素，黄堂不知为甚么，也只好照办。

九、从煤层中冒出来的两个人

他和医院方面商议好了，对王大同还阳一事，严守秘密。医院方面，怕事情传出去对名誉有损，所以来不及找藉口，只说是一时的疏忽，当然对黄堂的布置，也全部同意。

黄堂于是开始寻找白素。

白素一直和卫斯理在一起，在那个矿洞之中，如果不离开的话，黄堂无法找到她。

黄堂的办法也不错，他动员了众多的警员，广设路障，他们不出现则已，一出现，他必然可以得到消息。

黄堂说完了经过，车子已经驶过了那警告牌，卫斯理把车驶得很快，也开始了他的叙述。

等到车子驶返矿洞口，看到了那可稀的景像时，由于早已红日高挂，看得格外清楚，也就格外怵目惊心，黄堂的反应，前面已说过，不再重复了。

卫斯理在矿井之前，和黄堂一起合力把升降笼绞了上来，又下矿井去，在坑道中行进，带着食水食物，挤在那裂缝之中。

这段路程不长，可是都用很困难的方式行进，所以花了一个多小时，卫斯理边走边说，祖天开剖开了那神秘漆器之后的发现，都告诉了黄堂，直听得黄堂目定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

卫斯理吸了一口气："其实，只要王大同肯说出实情，问题至少可以解决一半！"

他这句话才出口，就听得陈长青的声音，传了过来——那时，卫斯理估计，离那空间，至少还有百来公尺，但裂缝有奇妙的声波传送作用，所以他们的交谈声，自然也是已传入陈长青的耳中！

陈长青道："卫斯理，你在说甚么？王大同死了，他能说甚么秘密出来！"

卫斯理苦笑："洞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，又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！"

陈长青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惊喜："甚么好消息？"

卫斯理道："你听了之后，可不准大叫——王大同活回来了！"

陈长青果然没有大叫，但是，"嗖嗖"地一下吸气声，却清晰可闻。

黄堂对于这种闻声不见人的现象，开始也很奇怪，但随即明白了道理。

陈长青接下来的声音，有点发颤："那……那她真是从阴间来的……能起死回生……大同阳寿未尽，命不该绝，所以才复活的？"

陈长青在过度的惊愕之余，有点语无伦次，说话之间，已经到了那个空间，陈长青满面皆是惊骇之容。

卫斯理一见到他就问："有甚么结果？"

陈长青摊了摊手，表示他在这里，一无所得，而且，他多半由于太急于想知道王大同复活的事了，以致许多问题，挤在喉咙，不知道该如何发问才好。

看到他那种情形，卫斯理忙把情形说了，陈长青的头上下四方摆动着，也不知道他在干甚么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"是……李宣宣到了阴间，放他还阳的？"

陈长青的说法，虽然怪诞之至，但是倒和卫斯理和黄堂的想像，很是吻合，所以两人并没有反对，陈长青兴奋得涨红了脸："那么，这里，真是通向阴间的门路，真是的，真是的。"

他一面说，一面双手握成了拳，在壁上不住地敲打着，打得壁上不住有小煤块簌簌落下来。

卫斯理道："别太兴奋了，虽然这里是通向阴间的门路，可是你找不到！"

陈长青手舞足蹈："我可以等——我已决定了等，本来，我决定在这里等一年，现在，我决定等三年，不，等十年八年！"

黄堂毕竟和陈长青不是太熟，一听得陈长青为了要发现通向阴间之路，竟准备在地底深处，等上十年八载，他不禁大是吃惊。但对于卫斯理来说，那却是理所当然之事，要是陈长青肯离去，他反倒会当成怪事，其怪异程度，

和太阳忽然在西边升起相同！

当时，在那个小空间中，各人都自然而然，背靠着壁站着——由于空间不大，三个人如果全站在中心部份的话，会显得拥挤。

陈长青可能由于兴奋的原故，说着话，就拿起了带来给他的食水桶——那是一只普通用来盛汽油的扁方形桶，他举了起来，就大口大口喝着水。

黄堂就在他的身边，两人和卫斯理面对。黄堂看到了陈长青那种喝水的样子，又是骇然，又是好笑，取笑道："像你这样喝水法，看来要打一口井，不然，你在这里等久了，哪够水——"

他那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陡然停住，双眼紧盯着卫斯理，口形还停在"水"字的发声形状上，可是两边面颊都在颤抖，双眼之中现出的神情，怪异之极。

而在同时，正在举桶喝水的陈长青，动作顿时停止了，有一口水可能还在他的口中，他也不咽下去。

陈长青是举着那水桶在喝水的，这时也仍然举着，但是却不用口去接水，任由水自桶中流出来。流水的声音本来很简单，可是刹那之间，两人的情状，如此怪异，流水声听来，也就变得震人心弦了！

卫斯理一看到两人这等情形，就知道有甚么奇特之极的变故发生了，而且，意外发生在他那时所处的方位，看不到的地方！

那空间很小，卫斯理看不到的地方，只有他的背后，而他的背靠在壁上，不可能有甚么变化，那只有在他的头顶之上了！

卫斯理心念电转，那时，由于黄堂和陈长青两人的情状，实在太怪异，所以他的视线，一时之间，离不开他们。他的第一个反应，是伸手向自己的头上摸去。

他的手才一伸上去，就碰到了一样东西。卫斯理自小就受过严格的武术训练，反应极快，而且几乎和生理上的条件反射情况相类似，根本不必想，就会有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反应。

他的手一碰到了有东西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是甚么，五指一紧，已将那东西抓住——直到五指一紧，抓住了那东西，他才感到，他像是抓住了一个人的足踝。

那真是不可思议之极了！

在他的头上，怎么可能忽然出现了一只人的脚呢？但那又是必然的事，如果不是那样，他又如何能抓到一个人的足踝？

卫斯理虽然有过种种怪异的经历，但是这种事情，也未免太难以设想了，他一张口，就想发出怪叫声——这也是自然之极的反应，可是他才一张口，就突然有一只手，也不知是从甚么地方伸出来的，掩住了他的口。

卫斯理那时，虽然在极度的震骇之中，但是也还可以感到，掩住了他口的那只手，软绵绵，香馥馥，分明是一只女人的手！

这时，别说陈长青和黄堂了，连卫斯理，也如同泥塑木雕一样，事后陈长青回忆："卫斯理的口叫人掩住了，只看到他的眼睛，像是两只高尔夫球一样，认识他那么久，没有见过他这种样子！"

卫斯理一下没有叫出来，只觉得被他抓住了的足踝，向下沉了一沉，突然有一只脚，踏到了他的头上。卫斯理的行动能力恢复极快，他一松手，顺势拨开了那只女人的手，身子向前，一步跨出，陈长青和黄堂，这时也开始行动，各自一伸手，拉住了卫斯理，把卫斯理拉了过来。

这时，他们两人伸手拉卫斯理，也不知是想救助卫斯理，还是他们自己感到害怕，需要向卫斯理求助。

总之，就在他们一拉之下，卫斯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，并且立时转过身来，三个人自然而然，靠在一起。这时，卫斯理也看到了那诡异绝伦的情形。

卫斯理看到的情形，并没有比黄堂和陈长青少太多，因为发生在眼前的一切，发展进行得很慢，像是电影中的超级慢动作镜头。

黄堂和陈长青，首先看到的是，在卫斯理的头顶上，煤壁之中，忽然有一只脚，伸了出来——有鞋有机，那是一只男人的脚，斜斜地伸了出来，眼看要踏到卫斯理的头顶之上了！

看到了那样怪异的情形，如何不叫他们两人，在刹那之间，呆若木鸡，几乎连血液循环，都像是停顿了！

卫斯理的反应算是快的了，他一伸手，就抓住了那只脚的足踝，同时，张口想叫，他一张口，就在他身后的煤壁上，一只手伸出来，掩住了他的口，那是一只又白又嫩的女性之手。

而那只脚，还在继续伸出来，已可以看到小腿，差点没踏在卫斯理的头上。

等到卫斯理转过身时，那只女人的手，已经伸到了手臂，那只脚，也伸到了腿弯，还在继续慢慢向外升，像是昆虫在成虫之后，自茧中挣扎出来一样，也像是正在蜕壳的虫，要从旧壳中挣出来，也像是那幅煤壁，只是一大桶厚稠的液体，所以肢体可以挤出来。

这种情形，当真是想像不出的怪异，三人之中，卫斯理最先定过神来，他虽然也是第一次目击这种怪异莫名的情景，但是却曾有过相同的经历。

就在不久之前，他曾在中国四川青城出的一个幽谷之中，在一个神仙洞府之中，和神仙相遇，神仙洞府有很大的石门对着，可是，在某种情形下，固体的石门，会变得可以任由人穿过去——卫斯理在那时，退了一步，他伸手按向石门，如同按在柔软的，未曾凝结的石膏上，留下了一个手印，而他的一个同伴，却已经穿过石门，进了神仙洞府之中！

（这一段经历，记述在“神仙”这个故事之中。）

所以，卫斯理这时，略定下了神，就可以知道那是甚么样的一种现象，他吸了一口气，作了一个手势，令黄堂和陈长青两人镇定。

当时，一男一女现出煤壁的身体部份更多了！

虽然很明显地，自煤壁中慢慢现身出来的，是一男一女，可是一时之间，也看不清他们是用甚么样的姿势在冒出来。

男的在上面，这时，他的右腿，已全部现出来，也看到了他的手和手臂，可是手臂和大腿，却就在旁边，并列着——从这种情形看来，这个人像是弯着身子，在向外挤出来的。

而那个女的，现出煤壁的速度更慢，她的一条手臂才完全伸出，可以看到她的肩头，接着，是奇特之极的，看到她的一头秀发，自煤层中挤了出来。

头发何等柔软，煤层坚硬无比（要用风钻把煤块采下来），可是头发却渐渐自煤层中现出来，一出煤层，就在轻轻飘动！

而那个男人的头部，这时已现出来了，他竟然是脸直向着外露出来了，所以先看到他的鼻尖，接着是整个鼻子，额角，眉准，然后，是一张脸，那

情景，真是诡异之极，看得三个人目定口呆。

虽然在衣服上，三人早已知道，那冒出来的男人是小郭，但到真正看清了那张脸正是小郭时，感觉还是十分怪异。而且，小郭的神情，看来很是迷惘，像是他根本没有知觉，是在一种昏迷状态之中。

而在这时，那女的冒出来的速度，陡然加快，几乎是在一眨眼之间，一个俏生生的大美人，就已站到了三人的面前，三个人都认出她是李宣宣，只见她虽然娇艳，可是神情疲累之极，她看到了眼前的卫斯理，黄堂和陈长青三人，倒立没有惊讶之感，只是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三人不要出声，随即转过身去。

这时，最难忍受的当然是陈长青了，他总算忍住了没有说甚么，可是在他的喉际，却发出了一阵连续不断的“咕噜”声，像是冬天在晒太阳的猫儿一般。

李宣宣转过身去时，小郭也现出了一大半来，他果然是弯着身子，那姿势，有点像在子宫中的胎儿，他的神情仍然迷惘。

直到他整个人都快要冒出来的时候，看来他会从高处跌下来，卫斯理先走过去，小郭果然身子直向下跌来，卫斯理接住了他，他才睁开眼来，略为挣扎了一下，总算自己站定了身子。

他的神情，仍是一片惘然，四面看看，看到了李宣宣，他陡然怪叫了起来：“你不是人！你不是人！我亲眼看到你从煤层中冒出来，你不是人！”

卫斯理，黄堂和陈长青三人，再也想不到小郭由惘然到清醒之后，所说的第一番话，会是这样子的！

这几句话，证明他可能不知道曾发生过甚么事！因为他自己也是才从煤层中冒出来的！

陈长青再也忍不住，先怪叫了起来：“你自己也是从煤层中冒出来的，难道你也不是人！”

小郭一听得陈长青那样说，又是惘然，又是愤怒：“你在发甚么神经病！”

他这样一说，更证明了他不知发生过甚么事。卫斯理高举双手，示意他们先别为这事争吵，他向李宣宣望去，李宣宣用听来很乏力的声音问：“大同……他……”

卫斯理立时道：“王大同还阳了。”

卫斯理在这时候，故意用了“还阳”这个词，而不用“活回来了”，自然是针对王大同所说的“阴间”，用意是观察李宣宣的反应。

李宣宣的反应是，听了之后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刹那之间，像是整个人都脱了力一样，身子摇晃着，跌退了一步，背靠在煤壁上，整个人软软地滑了下去，终于变得坐倒在地上。

那情形，分明是她用尽了力量，终于完成了一件事之后的松弛。

看到李宣宣这种情形，几个大男人尽管满腹疑问。但也不好意思立刻追问，所以陈长青又面向小郭：“你被她带到阴间去了？”

小郭又惊又怒：“你放甚么屁？”

陈长青望向卫斯理，寻求卫斯理的支持。

卫斯理虽然没有看到小郭是如何“走进”煤层的，也不知道小郭是不是真的到过阴间，但刚才小郭从煤层中冒出来，他是亲眼看到的，所以他犹豫了一下，问小郭：“你不知道你刚才，是从煤层中冒出来，和她一样？”

卫斯理说着，向李宣宣指了一指。陈长青趁机向李宣宣问了一句：“你丈夫说你是从阴间来的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李宣宣没有回答，只是倚壁而坐，喘着气，神态疲倦之至，双眼已半开半闭。

小郭听得卫斯理那样说，神情疑惑之至，望了望自己的身子，又望向煤壁，陈长青走过去，伸手拍打着小郭刚才冒出来的地方：“就在这里，你一只脚先伸出来，差点踏在卫斯理的头上！”

小郭又望向卫斯理，卫斯理点了点头。

小郭陡然激动起来，两步跨到了李宣宣的面前，伸手指着她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李宣宣仍然坐在地上，慢慢抬起头，望向声势汹汹，站在她面前的小郭。小郭也分明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责问她，可是李宣宣没有动作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在她的俏脸之上，现出了一股十分哀切，带着无奈的恳求的神情。这种神情，透过她的眼波，形成了人人都可以明白的语言：“求求你，先别追问，甚么也别问！”

小郭一看到李宣宣现出这样的神情，他只说了个“你”字，也就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陈长青也张大了口，把要问出来的话，硬生生地吞了下去。

卫斯理见了李宣宣的那种神情，也在心中叹了一声，他沉声道：“我看，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里，王夫人，你是再在这里消失，还是和我们一起离开？”

李宣宣慢慢挣扎着，想要站起来，可是又力有未逮，当真是弱不禁风之至，小郭和陈长青，连忙一边一个，扶着她站了起来。

李宣宣软弱无力地道：“我要去看……大同……素姐呢？我也想见她！”

卫斯理苦笑：“王医生一活回来，也指名单要见白素一人，她应命到医院去了。”

李宣宣又呼了一口气，黄堂沉声道：“一共是五个人，那升降笼的负重——”

卫斯理道：“应该不成问题，送矿工下来，一定是挤满了笼子的。”

四个男人并没有商量过，可是行动都大有默契，黄堂和陈长青，先走进裂缝，卫斯理向李宣宣作了一个手势，请她启驾，李宣宣一声不出，也走进了裂缝，然后是小郭，而由卫斯理殿后。

这样的安排，自然是把李宣宣夹在中间，以便监视之意。可是后来，卫斯理向白素说起了这情形，白素笑：“你们四个大男人，也真算有出息，李宣宣有穿透煤层的本领，她要离开你们，再容易都没有，小郭那一抱，就没能阻止她！”

卫斯理听了，也只好苦笑。而白素所说的“小郭的那一抱”，很有来由，是小郭在上了车子之后说出来的。

升降笼升上了矿井，上了车，陈长青和黄堂，异口同声，说了矿洞口的可怕情形，李宣宣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很是动人。

十、美女的力量

一时之间，几个人都向她望去。

李宣宣却除了那一下反应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行动和表情，只是垂着眼睑，一动不动。

她坐在驾驶位的旁边，车由卫斯理驾驶。所以，卫斯理一转过头，就可以把她看得很清楚，他看到她真正是一动不动，甚至连长长的睫毛，都不颤动一下。

卫斯理在他的冒险生活之中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可是像李宣宣那样深沉的人，却也极罕见。这时，她俏脸煞白，看来娇柔无限。但是卫斯理知道，要凭在车中的四个大男人的力量，想要令她说点甚么出来，只怕比登天还难！

不单是卫斯理，其余三人，显然也有同样的想法，所以陈长青一开口，不是问李宣宣，而是问小郭：“喂，油头粉面，卫斯理说听到你的语声，可是赶过来，你已不见了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小郭闷哼一声，还没有回答，已看到了矿洞内外，布满了厚厚一层死蝙蝠，其中许多还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可怕情景。一时之间，他张大了口，出气多，入气少，神情骇然

那自然是正常的反应。

陈长青有点自豪：“油头粉面，想不到吧，我是踏着它们走进来的！”

小郭听了，在他的喉际，突然响起了一阵乾呕声。卫斯理尽量提高车速，车子飞快地辗过死蝙蝠，发出可怕的声响，溅起怵目惊心的腥血。

卫斯理在倒后镜中，看到小郭骇然欲绝的神情。那是第一次身历此境的人的正常反应——小郭是第一次看到震撼人心的情景。

李宣宣也应该是第一次，所以卫斯理也特地留意她的反应——出色的女性只有白素，在见到那么可怕的情形时，也不免张皇失措曰

可是李宣宣却全然无动于中，她仍然一动不动，不知道她是根本没有注意到矿洞内外有那么震人心弦的情景，还是看到了之后，仍然镇定如常。

看她这时的情形，倒像是在录影带中看到的，她坐在王大同的病床边上相仿，只是一动不动地垂首而坐，只怕再也没有人知道她心中在想些甚么！

车子跳动颠簸，李宣宣的身子，自然也不免震动，但是她给人的整体感觉，却是丝纹不动！

车子驶离矿洞，小郭才定过神来，陈长青取笑他：“魂飞魄散之余，还记得我刚才向你问了甚么问题吗？要不要我向你重复一遍？”

小郭闷哼一声，一开口，声音很是难听：“不劳费心，我记得！”

他略顿了一顿，先把他如何设计，料定了卫斯理必然会“借”用他车子的经过，说了一遍。说的时候，自然不免有点得意洋洋。

他这一番话，连卫斯理也是第一次听到。卫斯理这才知道小郭是怎么来的。陈长青本来，大有责怪卫斯理之意，这时方始释然，伸手拍了拍卫斯理的肩头，表示歉意。

小郭继续道：“卫斯理和白素一离开，我就进了升降笼，落矿井——”

陈长青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油头粉面，你为甚么要冒这样的大险？”

小郭木然：“我受人委托！”

卫斯理和陈长青同时闷哼了一声——因为小郭一直用这样的回答在搪

塞，可是却又全然不肯透露他的委托人是谁，显得十分神秘。

黄堂沉声道：“请别打断郭先生的叙述！”

在车子的后座，黄堂坐在小郭和陈长青之间——这样坐法很重要，可以避免小郭和陈长青两人，一言不合，大打出手。

陈长青不再说甚么。

小郭续道：“我下了矿井，到了深度三七二公尺处，进入了坑道，发现了那裂缝，也自然而然，到达了那个空间之中——那时候，离卫白二人去而复回，并没有多久，我在笼底和坑道口，都留下了记号，知道他们必然会来找我，只是我未曾料到他们会来得那么快！”

陈长青又忍不住：“别作心理分析了，说事实！”

小郭没有和陈长青争论，抬眼，盯着李宣宣的背影看，慢慢地道：“在那空间中，我花了点时间检查，可是没有发现，想起自己身处在那么深的煤层中心，总有一股怯意，因此准备离开，可是又明知必然有人，先我来到这里，却又在这里消失！”

小郭说到这里，车里的四个男人，视线又集中在李宣宣的身上。

可是李宣宣仍然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像是小郭所说的一切，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！

小郭又道：“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……看到……煤层之中，有一只手，正在慢慢向外挤出来，那只手虽然极美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摇了摇头，表示当时的感觉，难以形容。

卫斯理这次，同意了陈长青的意见：“不必加文学修饰了，说事实经过吧！”

小郭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看到了一个突然超出我知识范围的现象，一个美女，自煤层之中慢慢地溶了出来，或许是有了王大同所说的话先入之见，我就觉得她是从阴间来的！”

李宣宣就在小郭的面前，小郭却不提她的名字，只说是“一个美人”，当然是由于他心中对李宣宣极之不满的缘故，陈长青像是在法庭之上的律师一样，问：“那个美女是不是在车中？”

小郭居然也回答：“是，就坐在我前面，她就是王大同夫人，李宣宣女士！”

陈长青疾声道：“王夫人，李女士，你有甚么解释？”

陈长青的责问，可以说很是咄咄逼人，可是，李宣宣仍然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就像是完全没有听到，她连眉毛也不扬，眼皮也不拾，甚至，没有发出任何表示愿意回答或不屑回答的声音。

她根本不理！陈长青张大了口，一时之间，别无他法。

小郭闷哼了一声：“我和那美女之间，有若干对话，卫斯理和白素都听到了。她一听到了王大同的死讯，激动无比，又是悲愤，又像是受了欺骗，一面和我说着话，身子忽然变矮了，我在一怔之间，看到她不是身子变矮，而是她的双脚，竟已陷进了地下的煤层，已然没到脚踝，还在继续下沉，像是她正踏在一个泥沼上！”

陈长青一字一顿：“她要到阴间去！”

小郭提高了声音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我当然要阻止她，因为太多的疑团，要落在她的身上解决，我就伸双臂，自她的胁下，环抱住了她……想把她……提起来，自下陷的煤层中提起来……。”

小郭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声音变得很是异样。

卫斯理当时也曾设想过李宣宣是用甚么方式消失的，这时才知道她是垂直沉下去的。

小郭停了一会，声音变得含糊：“我那样做，自然唐突佳人，可是一时情急，也说不得了，但是看来，没有用处，她一面喝我离开，一面仍然在向下沉，我猜，她终于把我也带了下去！”

陈长青现出极之羡慕的神情：“她把你带到阴间去了？那里的情形如何？

小郭苦笑：“我眼前一黑，就丧失了知觉，一直到忽然又看到了你们！”

陈长青失声道：“我们是看着你从煤层中出来的！”

小郭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在这段时间中，我完全没有知觉，全是那位美女的……妖法在起作用！”

陈长青和小郭一搭一档，配合得极好，他立时道：“或许是鬼法——祖天开就说，她可能是索命的冤鬼！”

陈长青的话，已说得露骨之至，卫斯理已决定要阻止他再这样说下去了。

但是卫斯理在出声之前，再向李宣宣看了一眼，却见她仍然是老样子，显然陈长青那种爆炸性的话，也未能给她甚么刺激。

这使卫斯理改变了主意——他想看看，李宣宣可以忍受刺激到甚么程度。

陈长青步步进逼，直接对李宣宣进攻：“王夫人，祖天开用他那柄大环金刀，一刀劈开了你的那只漆器，对半剖开之后，那样说的！”

李宣宣仍然没有反应，她的神态，完全有理由叫人相信她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，虽然车中的其他人都知道她的听觉绝无问题。

陈长青闷哼了一声，又道：“那漆器之中，有一个凹痕，是放置许愿宝镜的吧！你嫁入王家，究竟是甚么目的？”

陈长青的话，简直不是责问，而是在审问了。

李宣宣仍是一动不动，恍若石像——由于她肤色晶莹，应该说是玉雕美人。

小郭却大是诧异：“甚么叫许愿宝镜？”

陈长青大声道：“你不知道？待我告诉你！”

于是，陈长青用夸张的声调和手势，把有关许愿宝镜的事，说了出来。

小郭一声不出，神情凝重地听着。

有关许愿实镜的事，任谁听了，都会觉得十分惊讶，可是小郭却并不大惊小怪，他在听了之后，只是问：“这面宝镜现在在哪里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王大同知道，或许，王夫人也知道？”

他把后半句话，提高了声音来说，震得人耳际嗡嗡发响。他显然故意如此，可是也一样没有效，李宣宣依然故我，卫斯理也回头瞪了陈长青一眼，示意他不必这样。

卫斯理这时想的是，刚才李宣宣还问起过白素，或许，她愿意向白素说出一切秘密。

在卫斯理的冒险生涯中，这种情形，相当罕见，因为眼前虽然迷雾重重，但只要李宣宣肯开口，甚么都可以迎刃而解！

可是偏偏李宣宣不肯开口！

所以，一切的努力，都应该集中在如何使李宣宣开口，其他的一切努力，都是白费的！

如何可以令李宣宣改变态度呢？卫斯理一面驾车，一面正在不断地想，他相信其余的人也在想，陈长青且不断地在实行，可是直到现在为止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！

是的，若是有一个人，下定了决心，不把她心中的秘密说出来，那么，不论是野蛮的办法，还是文明的办法，或科学的办法，原始的办法，都不能有效地达到目的。

卫斯理这时，甚至想到了，或许可以借重玄学的方法，例如利用巫术，是不是可以令李宣宣吐出她心中的秘密来呢？

卫斯理不由自主，叹了一声，因为他想到，巫术就算能对人起作用的话，也未必能对李宣宣起作用——李宣宣“人”的身分，也大有可疑，不能确定！

卫斯理这时，把希望寄托在白素的身上——盼望李宣宣在见了白素之后，会倾吐心中的秘密，所以他尽量不出声，以免引起李宣宣的反感。

陈长青还在继续发挥：“王大同临死之前，倒一往情深，他虽然知道有人从阴间来，可是却表示不信，连许愿宝镜告诉他的结果，他也不信，那真的可以说是世上痴情男子之最了！”

卫斯理一直在留意李宣宣的反应，他看到，李宣宣在听到了这几句话时，睫毛抖动了几下，可知那几句话，给她相当大的刺激。

卫斯理扬起手来，伪装在头上抓了几下，竖起手指来，作了一个手势——他和陈长青熟，一看到这个手势，陈长青就知道，卫斯理是在暗示他：此路可行！

陈长青受到了鼓励，又道：“不知道王大同在镜子上看到了甚么异象？是青面獠牙的恶鬼，被上了美丽的画皮？连异类都爱得那么深，王大同真是难得！”

黄堂和小郭，在一旁帮腔，可是那一番话，却又不起作用，李宣宣没有反应。

陈长青又东拉西扯，说了一会，忽然道：“王大同能还阳，这说明他的感情没有下错注，虽是异类，也有良心。”

陈长青一口咬定李宣宣是“异类”，目的自然是在激怒她，可是收效不大。

他这时那样说，是根据小郭说了王大同死讯之后李宣宣的行动分析所得的——李宣宣急急再赴阴间，极有可能，就是令得王大同还阳！

陈长青说了这几句话之后，卫斯理又抓了抓头，因为他看到李宣宣的睫毛，又抖动了两下。

陈长青人也很机灵，他知道，一提到和王大同的感情，李宣宣就会略有反应，所以他接下来道：“可是，任何事，总有一个极限，超过了极限，就忍无可忍了，王大同从鬼门关回来，再世为人，就只要求见白素，想必是认清异类的真面目——”

陈长青得意洋洋地说着，可是突然之间，停了下来，卫斯理也在那时，陡然踏下刹车，使急速前驶的车子，一下子就停了下来！

而黄堂和小郭两人，也不由自上，挺直了身子！

其实，并不是有甚么非常的变故发生，而是一直纹丝不动的李宣宣，

这时忽然半转过身，向陈长青望来！

她若是怒斥陈长青，或是为自己辩护，或是随便怎样，各人也自有应付之法。可是她却只是用极其哀伤，充满了恳求的目光，望向陈长青！

那比起在煤矿下，他望向小郭的眼光，还要令人心酸。

陈长青一接触到了这种眼光，第一个冲动，是要扬手打自己一个耳光——他虽然没有那么做，但是也用十分真诚的声音道：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！”

本来，所有的人中，对李宣宣心肠最硬的，言语之间最不容情的是陈长青。可是这时，李宣宣一个凄美无限的眼神，就令得他再也没有了战斗力，可知自古以来，美人的力量是何等强大。

这几个人之中，自然是卫斯理最不会对李宣宣不加追究，他在停了一会之后，继续开车，这时，李宣宣又回复了一无反应的样子，陈长青在道歉之后，也不再出声，卫斯理首先打破沉寂，他道：“王夫人，我们现在到医院去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——在正常的情形之下，那是供她发问的时间，可是李宣宣并不出声，所以卫斯理又道：“王大同可能不愿意见你！”

李宣宣仍然不出声。卫斯理也觉得没有甚么好说的了。车子驶进市区之后，卫斯理仍然维持高速，有一个交通警员，骑着摩托车追了上来，一看到车厢之中的黄堂，作了一个鬼脸，一言不发离去。

不一会，车子驶进了医院的大门，卫斯理一眼就看到，白素正站在医院的门口，和几个医生在说话，像是正在为甚么事争执，那几个医生的神情都很激动，还有两个警官，神色也难看之至。

卫斯理停下车，首先下车，黄堂也在他的座位上，向外挤了出来，那两个警官一见黄堂，立即行礼，齐声道：“这位女士放走了警方扣押的……疑犯！”

他们在说“这位女士”之时，伸手指向白素。卫斯理大是奇怪，因为卫斯理一听，就知道警官口中的“疑犯”是指王大同——车祸发生之后，他是闯祸者，虽然受伤，但一直接受警方的看管。

白素神情优闲：“我没有放走任何人，只是他自己坚决采取行动要离去！”

一个医生插口道：“当时病房中只有你和伤者两个人，伤者要离去，你为甚么不阻止？”

那医生问得有点声势汹汹，而且极不礼貌，卫斯理刚想过要给他一点小教训，白素已经极其优雅地道：“根据哪一方面给予我的责任，我应该阻止他？”

白素的话，不但把那医生的话堵了回去，而且也使得警方人员无法再向她发出责问。

确然是，白素只不过是伤者要见的一个人，既不是医院中人，更和警方扯不上关系，绝对没有责任要看管住王大同的。

王大同如果要离去，她可以阻止，也全然可以不加阻止，那是她的个人行为，由她个人决定！

黄堂知道白素的能力，他自然不会像那医生和警官那样冒失，他只是叫了一声：“卫夫人！”

白素向卫斯理走来，向他了一个眼色，和卫斯理一起来到了车前，向李宣宣打了一个招呼。

李宣宣一双澄澈的美目之中，流露出求助的神情，白素伸手，在车身边轻拍了几下，她就在车边说着经过：“我见到了王大同，他虽然不能称之为‘伤者’，他不但……脱离了‘伪死’的现象，而且，伤势痊愈，至少，再也没有内伤，只有一些皮外伤了！”

还是那个医生，走了过来，大声道：“不可能，科学上证明那不可能。”

卫斯理最不屑这种说法，事情明明已发生了，总有一些自名站稳科学立场的人嚷说‘不可能’，嘴脸浅薄得令人生厌，所以卫斯理身子一横，阻在他的面前，那医生想来有很久没有自讨苦吃了，竟然粗暴地反推卫斯理，被卫斯理轻轻一带，向前直仆了出去，跌了一个嘴啃泥——不过啃的是水泥地，看来至少要有一个星期，他的口部运作，无法如意了！

另一个医生扶了那医生起来，不敢再走过来。

十一、卫斯理的假设

白素低叹了一声：“大家是不是准备就这样站在车边，听我讲述和王大同见面的经过？”

白素和还了阳的王大同见面，见了面之后，说了些甚么，是事情的重要关键，当然人人想知。而白素的话，也分明表示“说来话长”，她并没有隐瞒的打算。所以人人动容。陈长青首先叫：“好，大家到卫府去！”

陈长青这个提议，人人赞同，一时之间，各人的目光又集中在李宣宣的身上。

李宣宣缓缓摇头：“不，我回家去，我想……大同他一定回家了，我急着去见他。”

她说着，走向白素，在白素的耳边，又低声讲了一两句话，白素连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像是早已料到李宣宣会对她说甚么，只是随随便便，“嗯”地一声。

李宣宣这就向外走去，她走得很慢，虽然可以看得出她身心俱疲，但是她的姿态，仍然极其优雅动人。

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几乎都不愿意她就此离去，也每一个人，都有能力去拦阻她，可是她在临走之前，曾向各人都望了一眼，那种幽怨的眼神，再一次产生了巨大无比的力量，令每一个人留在原地，不能动弹，望着她的背影。

一直到李宣宣走到了大门口，登上了一辆街车，黄堂才急速地吩咐了那两个警官几句，一行人又进了卫斯理的车子，只是白素替代了李宣宣的位置。

车子一驶动，白素就道：“各位，我转述王大同的话，一个字也不保留，但是我相信，各位听了之后，一定会十分失望！”

各人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连卫斯理在内，都不知道白素这样说，是甚么意思。

白素先问：“小郭，你曾被李宣宣带走过，假设是带到了阴间。”

小郭还没有出声，陈长青抢着道：“是！是！我们亲眼看到他和李宣宣

一起从煤层中……挤出来的。”

白素再问：“阴间的情形怎样？”

小郭神情茫然：“不知道，我根本没有知觉！”

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王大同的情形也是一样，他不知道自己死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活回来，他只知道自己出了车祸，昏迷，醒来！”

黄堂的声音很低沉：“他是怎么会忽然失常，闯下那样的大祸的？”

白素道：“可以肯定，他当时神经错乱，处于疯狂的状态！”

黄堂再问：“好好的一个人，为何会忽然疯狂？”

白素扬了扬眉：“可不可以给我从头说？那样比较有系统一些！”

黄堂不断在问，已经令得小郭和陈长青两人，对他怒目而视，所以白素这样一说，两人立时鼓掌。

黄堂忙道：“好，好，请说。”

白素道：“王大同一直对李宣宣的来历，十分介意，所以，他终于动用了家传之宝

许愿神镜，他用镜前后的过程，祖天开曾叙述过，王大同通过宝镜所看到的情景，可怕之极，完全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之外，所以他直觉地把那种情景，判断为李宣宣是从阴间来的。”

白素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各人都想问“他见到了甚么”，但也都没有问出来。

白素忽然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一笑：“王大同把他所见的，说得很是详细，也应该极其骇人，可是那只是对他人而言，对我们来说，却不算甚么，因为我们全部或局部经历过他所见的情形！”

卫斯理“啊”地一声：“王大同看到的是李宣宣从阴间来的经过情形！”

其余各人也都明白了，各自也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。

白素点了点头：“所以，王大同的话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，那‘宝镜’，真的有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作用，是真正的一件宝物！”

大家对白素的判断没有异议，白素道：“据王大同说，他滴了血之后，血就化了开来，布满了镜面，变成了极薄的一层，那时，镜面就现出了奇异的光亮，使他可以看到形象！”

“他看到的，是在一个四周围全是漆黑，连光亮也像是黑色的空间之中，李宣宣正自那空间的底部，一点一点，冒出来，先是头，后是身子，一直到整个人，都从地底冒出来，在人出来之后，还从地下拖出了一只漆黑的箱子！”

“王大同不知道那是甚么地方——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到过。这种情景，自然恐怖之至，尤其王大同深爱李宣宣，两人快要结婚，当他看到这种情景时，他所受的刺激，已使他难以承受，所以接下来，他看到的情形，他就不能下正确的判断，也或许是由于在镜面上看出来，情形不是很清楚，他说，他看到李宣宣整个人冒出来之后，会踏着血肉模糊的地面向外走，可怕恐怖，至于极点！”

卫斯理又“啊”地一声：“矿洞内外，因发疯而死去的大量蝙蝠。”

各人想起了那厚厚的一层蝙蝠，那种血肉成酱的情形，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。

卫斯理举了一下手：“这证明，每次出入阴间，都会有一种力量，导致蝙蝠疯狂致死。

所以季宣宣听陈长青说起洞口的恐怖情形时，震动了一下，那一定是

她想起了她自己上次离开时同样的恐怖情景！”

白素低叹：“王大同看到的情景是如此可怕，他在惊骇慌乱之中，直觉到李宣宣是从阴间来的。可是他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不相信宝镜显示的一切，坚决不信，还是和李宣宣结了婚！”

小郭接了一句口：“不也相安无事吗？”

白素道：“是，一直到他忽然遭到了逼问。”

白素说到关键问题了——王大同曾遭逼问，本来，都以为那是他精神困扰的唯一原因，现在知道，还加上了他在宝镜上看到的可怕情景所造成的震栗。

说到这里，已经到了卫府，各人下车，一涌而入，小郭和陈长青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中，小郭还反客为主，斟了一杯酒给卫斯理。

各人虽然没有开口催促，但所有的“身体语言”，都要白素快快说下去。

白素也不孚众望，她现出十分疑惑的神情：“很怪异，向他的逼问，全是通过电话进行的。我们只知道他家里的电话和他的手提电话，但据他所说，就算他经过公共电话，那电话也会突然响起来，只要他拿起电话来听，就会听到相同的逼问！”

黄堂喃喃地道：“可怕之极，这种情形，确然会令人难以忍受，精神崩溃。”

卫斯理问：“逼问的内容是——”

白素道：“逼问的内容，是要王大同说出一样东西，或是一个人的下落，那东西或人的读音很古怪，王大同说了，是四个音节的一个词：‘西卜拉达’——”

白素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等各人的反应，各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一点概念也没有。陈长青道：“没有意义，那是甚么玩意儿？”

白素道：“不知道，王大同也不知道那是甚么，他根据发音，查过各种辞典，问过许多人，但是根本没有人知道那是甚么。所以他的回答，也只能是‘不知道’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？”

卫斯理皱着眉，不出声。这时，他心中隐约想到了一些甚么，但却不能肯定。

白素继续着：“这种逼问，令他痛苦莫名，他甚至以为自己是患了最不可药救的痫癫症，直到有一次，他说了‘不知道’之后，得到了那逼问他的男人的一句话：‘你不知道？你一定知道！’王大同说：‘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甚至不知道那西卜拉达是甚么鬼玩意！’那男人的声音阴森，嘿嘿冷笑：‘问你的妻子，她知道，嘿嘿，你把西卜拉达称为鬼玩意，倒很恰当，那可真是鬼玩意！’”

白素说到这里，卫斯理霍然起立，用力挥了一下手，他脑际灵光闪动，已经想到了许多事，那些事，是可以联结起来的。

白素向他望了一眼，他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白素先说下去。

白素点头：“王大同就去问李宣宣，甚么叫西卜拉达。李宣宣听了之后，大是震动，反问他是哪里听来的，王大同把他受逼问的经过说了出来，李宣宣反应又惊又怒，对她丈夫道：‘你无法知道甚么是西卜拉达，我也无法向你解释，不必理会那些逼问！’”

王大同那时，精神所受的困扰之甚，已经超过了正常人所能负担的极限，一听得李宣宣竟然这样说，他一时之间，竟不知如何反应方好。

李宣宣柔情似水，捉住了他的手，安慰他：“很快就不会有事，我去向他们说，你真是不知道的。”

王大同气往上冲，眼前金星乱冒，额边青筋暴绽，他大叫了一声：“我还有多少不知道的。”

李宣宣伸手，轻揉他的额角，声音更温柔：“你知道我爱你，爱你极深，这还不够吗？”

李宣宣柔媚的实力，无可抗拒，用在王大同的身上，自然更加收效，王大同长叹一声，无话可说。

从那次之后，有好多次，王大同在遭到电话逼问时，就常夹杂着李宣宣的声音，替他辩护，说他真是不知道，王大同也不知李宣宣的声音自何而来——这样的情形，在出事之前，诊所的护士也曾听到过。

一直到出事的那天，他在车中，又接到了逼问的电话，他突然感到自己在一股力量的推动之下，进入了疯狂状态，所以就闯下了大祸。祸生之后，他就昏迷，一直到又醒了过来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曾经死亡。他想起白素和李宣宣相熟，他再也不想见李宣宣，就表示要见白素——他无法再把秘密放在心中，不然，他会再度疯狂，所以他把一切向白素说了出来，然后，他表示要回家，要和祖天开去商议怎么对付！

白素说到这里，陈长青陡然叫：“不好，王大同和祖天开商量要对付的是李宣宣，李宣宣回家去，却不是羊入虎口，送上门去？祖天开曾扬言要把李宣宣当妖精办，活活烧死！”

他这样叫嚷的时候，瞪着白素，竟大有怪白素明知如此，也不阻止李宣宣之意。

白素笑：“我想，李宣宣不至于需要护花使者，你放一百二十四个心好了！”

陈长青神情很尴尬，掩饰道：“我只是怕祖天开的那柄大环金刀砍将下来，有时会……一时错手！”

白素摇头：“他们之间，必然会起冲突，就让他们去起冲突好了，那至少可以使我们多了解一些事实。”

卫斯理向白素一扬眉：“在医院，她临走的时候，向你说了甚么？”

白素却不回答卫斯理的话，反问道：“你刚才像是恍然大悟，想到了甚么？”

卫斯理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在电话中，向王大同追问的那个男声，所说的‘西卜拉达’，就是那面许愿镜！”

此言一出，人人愕然，一时之间，各人都在想：卫斯理是循甚么途径，得出这个结论的？

可是看黄堂、陈长青和小郭的神情，都不得要领。白素虽然蹙着眉，但颇有会意的神情。

卫斯理等了一会，见各人都保持沉默，他道：“以下，全是我的假设：第一，男声和李宣宣相识，李宣宣从阴间来，可以假设男声也来自阴间。”

这第一个假设，立时得到了众人的认同。陈长青还补充了一句：“有很多例子，是亡灵通过了电话和人联络的，很多例子！”

卫斯理又道：“第二个假设，是那个‘西卜拉达’，是属于阴间的一样东西，不知怎么流传到了阳间，成了许愿宝镜，辗转又落到了王老爷的手中，成为王家的一件传家之宝！”

各人对这个假设，反应没有上次那么热烈。白素道：“请举出立论的根据。”

卫斯理举起手来：“这宝镜，我仍没有见过，但可以肯定，一定是外形类似古代铜镜的一件物体，这物体能接受人的脑电波活动能量，有根据人的脑电波，而使人看到想看的景象——”

卫斯理的话，听来很复杂，好在各人都有很强的领悟能力，所以大家都明白。

卫斯理又道：“所以，这东西，应该是一个精密之极的仪器，不属于人间所有。”

白素道：“那也不一定属于阴间！”

卫斯理胸有成竹地笑：“属于阴间，因为，从阴间来的李宣宣，有它的容器，那有七层内壳的神秘漆器，就是它的容器——祖天开一看就知道！”

这个论点是站得住脚的，所以各人都点头。

卫斯理收了一口气：“第三个假设，李宣宣之所以会从阴间来到阳世，负有任务，她的任务，就是要找回‘西卜拉达’。”

大家又沉默，白素扬眉，卫斯理忙道：“别要求我举出论点来，那是纯假设。”

白素道：“好，请你继续假设。”

卫斯理用力一挥手：“李宣宣不知道王家有家传之宝，不知道许愿宝镜在王家，她下嫁王大同，纯粹是，百份之百是真心相爱，王家拥有许愿宝镜，那是一个高度的巧合

祖天开千叮万嘱，王大同向李宣宣严守秘密，所以李宣宣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卫斯理的假设，可以说天马行空，但是倒也动听。陈长青就道：“戏剧化之至！”

卫斯理向陈长青拱了拱手：“何以东西一直在王家，一直没有人逼问王大同，忽然就有了来自阴间的男声，向王大同逼问了呢？这一点，根本不必假设，可以断定，是由于王大同使用了这具仪器，这具仪器在被使用的过程之中，有讯号发出来，和这讯号，自然和使用者王大同的脑电波发生关连，所以，阴间的男声，就循讯号，找到了王大同，向王大同逼问那仪器的下落！”

卫斯理一口气说下来，赢得了一阵掌声。

卫斯理喝了一口酒：“可是，直到那时，李宣宣仍然不相信王大同有那东西，所以不断为王大同辩护，说他真的不知道！”

小郭一面摇头，一面道：“那人怪了，她没有理由不相信从阴间来的分析，固执地认为王大同真的不知道！甚至连问也不问一下？”

这个问题，卫斯理一时之间，也答不上来，白素却举了举手：“由于他对王大同真挚的爱情，她相信王大同，相信他不会有事瞒着她，那是毫无保留，毫无怀疑的一种信任，根本不必问！”

白素用十分感性的语调，说出了这番话来，各人都很是感动。

大家沉默了好一会，白素指着卫斯理：“好像如果有甚么人告诉我，他有一样东西藏着，是我不知道的，我也绝不会相信！”

小郭哼了一声：“可是她自己的来历如何却不肯说！”

白素道：“摆明了有一件秘密不肯说，也是坦荡荡的行为——李宣宣很可怜，她以为王大同一直不介意，谁知道王大同非但介意，而且还向她隐瞒

了拥有许愿镜，曾使用过许愿镜！王大同对李宣宣，并不是百份之百的忠诚，而是大有隐瞒！”

黄堂为王大同说了一句话：“人……总有点秘密的，李宣宣也太神秘了些！”

卫斯理也同意：“王大同所能做到的，已经是最好的了——现在，李宣宣已经知道，她从阴间来，要找的东西，是在王大同处，那么，她去见王大同，一定是直接向他要那东西了！”

白素点头：“我想是，所以我刚才断定，他们必然会起冲突！”

白素说到这里，望向卫斯理，卫斯理摊开手：“我能作的假设，到此为止。只有一个人能证实这些假设，和作更多的补充，这个人就是李宣宣！”

黄堂、陈长青和小郭齐声叫道：“还等甚么，这就去找她！”

白素作了一个请安静的手势，停了一会，等各人的情绪平复了，她才道：“问题就在这里，李宣宣刚才在医院临走的时候，对我说，事情发展到了这一田地，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所以她不想有太多人参加，若是她再见到大队人马，她说，她随时可以回到阴间去，再也不出现！”

黄堂、陈长青和小郭三人都不出声——他们都听明白了白素的话，但用沉默来表示抗议。

白素又道：“大家都想知道真相，事实上，由李宣宣处直接知道真相，和由我和卫斯理转告，结果是一样的！”

郭、陈、黄三人互望，陈长青自嘲：“哼，谁叫人家是主角，我是配角呢？”

黄堂还想借用他高级警官的身分，道：“警方——”

他才说了两个字，就给白素打断了话头：“警方自然有权调查，我们也有权把自己所知，当成永远的秘密！”

白素的话，再强硬不过——你自己去查，查不出甚么来，再也别想在我这里，得知真相！

黄堂的神色十分难看，好一会才缓过气来。

十二、彻底的绝望

白素沉声道：“那是李宣宣的意思。”

小郭道：“所谓关键性的问题是甚么？”

白素扬眉：“不知道，我也认为，你再努力，也同样不知道！”

白素平日，十分客气温柔，像这次那样，话中不留余地的情形，堪称罕见。

事后，卫斯理想起了这一点，白素道：“我故意如此，他们三人之中，只有黄堂，还可以说是职责所在，小郭和陈长青，只是在瞎凑热闹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候，还兀自有厌恶的神情，卫斯理笑：“陈长青好奇心强，那是他的天性，最怪的是小郭，竟怎么也不肯说出他的委托人是谁，认识他那么多年，从未有过这种事！”

（当时，卫斯理这样说，只是心中略有不快，并没有想到别的甚么，自然也没有料到这里头大有文章，古怪离奇得紧！）

当下，小郭、陈长青和黄堂三人，虽然极不愿意，但也无可奈何——同样的情形，这已是第二次出现了日常言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陈长青仍然和上次一样，采取“赖皮”的方法，而且，鼓动小郭，也和他一样，留在卫斯理家中。他道：“油头粉脸，你乾脆也留下别走，一面喝酒，一面闲谈，他们一回来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结果如何，岂不是好！”

小郭也居然十分认真地考虑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不行，我得先去办一些事，然后再来等消息！”

黄堂皱着眉，在思索是去是留，白素轻碰了卫斯理一下：“我们该走了！”

他们出了门，看到老蔡正在冲洗车子，已把车子洗得很乾净——卫斯理的奇怪行为，他见得多了，所以也没有问车上，尤其是车轮部份，那么多血、肉碎和黑毛，是怎么来的。

上了车，直驶王家大宅，卫斯理始终有些担心，李宣宣的安全，白素看出他的心思，取笑他：“你放心，美人的魔力大，没有男性挡得住！”

卫斯理立时反驳：“错了，世界上至少有两个男性可以和她对抗，一个是我——因为有称心满意美丽无匹的妻子，一个是祖天开，因为他太老了！”

白素笑靥如花，不由自主，轻靠在卫斯理的肩头上，她虽然没有说甚么，但谁都可以看得出，她对自己的丈夫，同样心满意足。

白素道：“还是可以放心，李宣宣除了美丽之外，还有别的能力可以保护她自己。”

卫斯理吸了一口气：“她从阴间来，可是你又说她是人，不是鬼！”

白素略现出疑惑的神情：“现在我也不敢太肯定了……但她不是鬼，还是可以肯定的！”

卫斯理骇然：“不是鬼，那就是人了，还会是甚么？”

白素的回答很妙：“就是不知道她会是甚么！”

车子在王家大宅门口停下，只见宅中所有的仆人，都在铁门之后，神色慌张，东张西望，一看到了卫斯理和白素。急急推开门，一起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，可是说的都是同一句话：“都在等你们！”

卫斯理驱车直入，等他们下了车，只觉得寂静无比，在静寂之中，有一阵一阵，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自大厅中传了出来。两人一时之间，猜不透那是甚么声音，及至踏进大厅，方始恍然，原来那是祖天开手中的金环大刀所发出来的！

祖天开摆定了马步，扬着大环金刀，虽然他年逾九十，但身形一板高大，一刀在手，更是威风凛凛，刀扬在半空，随时可以砍下去。

他摆出这样的姿势来，不知多久了，居然仍不走样。他不时振动手腕，使刀上的金环，发出“呛——”的声响，双眼圆睁，盯着在他面前，坐在沙发上的李宣宣，刀锋离李宣宣很近，刀上的寒光，甚至可以映在李宣宣的俏脸之上。

可是李宣宣却全然把祖天开当作不存在，只是悠悠闲闲地喝着茶。一个剑拔弩张，充满了动感，一个却静如止水，静态无限，形成了一个对比强烈之极的画面，显得奇特无比。

而王大同，则在另一边，距离三公尺处的另一张沙发上，他整个人都

缩在沙发上，神情惊恐，哪里像是举世闻名的大国手，简直就是一头迷途的小羔羊！

卫白二人一进来，祖天开手中的大刀振得更紧，在一连串密如联殊的“ 呛啷 ”声中，李宣宣首先开口，声如银铃，动听之至。她道：“ 两位来得正好，开叔把我当作索命的冤鬼，要把我砍成两半哩！”

白素接得极快，也笑着：“ 开叔逗你玩的，就算他当年曾做过亏心事，一直怕冤鬼来索命，也不该把账算在你的身上！”

白素一开口，居然这样说，连卫斯理也大感意外！

但是一转念之间，卫斯理也就明白了！

卫斯理也曾想到过开叔和王老爷两人，当年得到那许愿镜时，用的手段可能十分不正当，其中多半还涉及人命。现在，白素只是肯定了这一点而已。

白素的话，已令得祖天开大是震动，接着，李宣宣的话，在他听来，更是如同催命夺魄一样：“ 那么多年前的事了！当年下手又狠，斩草除根，也难怪一直内愧于心，疑神疑鬼！”

开叔大叫一声，面如死灰，一个踉跄，倒退了一步，手中的大刀，也落到了地上，身子抖得筛糠一样，指着李宣宣，惨叫：“ 你……不是人！”

李宣宣怡然：“ 你说对了，我不是人，所以你不必怕，我不会有人的恶行！”

祖天开又大叫一声，身子一挫，坐倒在地，双手抱住了头，全身发抖，竟然号淘大哭起来。

从他这种情形看来，他当年所做的事，真是亏心之极！奇怪的是，李宣宣何以会知道？

但是一转念间，卫斯理已明究竟——李宣宣从阴间来，在阳世，做昧心的事，可以掩饰得住，一到了阴间，所作所为，还能隐瞒吗？只怕是祖天开的同谋王老爷，早在阴间把一切全供出来了！

祖天开刚才手执金刀，神威非凡，此际犹如一堆烂泥，李宣宣转向王大同，幽幽地唉了一声，神情极其落寞，声音之中，也大是哀伤，她道：“ 原来‘ 西卜拉达 ’真是在你那里，唉！我真是失望，你竟然……竟然…… ”

她想数说王大同的不是，可是由于太失望了，以致难以找得出适当的词句来。

王大同声音嘶哑，叫了起来：“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甚么是‘ 西卜拉达 ’，我不知道。”

卫斯理踏前两步：“ 那就是你王家的传家之宝，许愿镜！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？ ”

本来，李宣宣控制了一切，像是她要怎样就怎样。这时，卫斯理陡然说了那么一句话，李宣宣不禁大是惊讶，呆了一呆，才由衷地道：“ 卫先生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卫斯理一扬眉：“ 也没有甚么，略作推理，就可以知道了！”

李宣宣微微一笑，向王大同道：“ 大同，拿出来吧，那东西不属于你的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甚么！”

李宣宣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向卫斯理望来，秀眉微扬，神情挑战。

李宣宣分明是在问卫斯理：“ 你知道那是甚么吗？ ”

卫斯理刚想作一个假设，白素已然道：“ 那东西，照我看，是一具仪器，

有了它，可以很方便从阴间来，到阴间去，而不必那么艰难从地底深处冒出来！”

刚才卫斯理的话，已令得李宣宣大是惊愕，这时，她更是不由自主，霍然起立，失声道：“素姐，你真了不起，更了不起！”

白素竟然一字不易，用了卫斯理的话：“也没有甚么，略作推理，就可以知道了！”

卫斯理大乐，纵声哈哈大笑。

李宣宣望了卫白两人半晌，神情欣羡：“你们真幸福，不像我……一心一意爱丈夫，丈夫却一直不信任我，怀疑我！”

王大同为自己辩护：“你……你不是人。”

李宣宣叹了一声，问卫白二人道：“原来像‘白蛇传’中许仙那样的男人，真是有的，妻子为他上仙山盗灵芝，救他的命，受尽苦楚，真心真意地爱他，他竟然还嫌妻子不是人！”

白素毫无异议，站在李宣宣的一面，立时道：“甚么样的人都有！”

卫斯理则略有保留，他盯着李宣宣，想问她“究竟你是甚么”，但一想，这句话如果一问出口，一定被她把自己归入如王大同那样的男人一类，变成自取其辱了，所以就没有出声。

李宣宣又同王大同道：“把它还给我，你应该知道那是属于阴间的东西——那漆器是它的容器，你看到过了，还有甚么怀疑？”

祖天开在这时，哑着声叫了起来：“还给她，大同，还给她！”

王大同颤声道：“我带到医务所去了……它在医务所！”

卫斯理一听，就松了一口气——要是王大同把宝镜藏在巨宅中，而他竟然搜寻不出，那自然是一种失败。那宝镜根本不在宅中，他自然找不到了！

李宣宣道：“打电话，请护士立刻送来！”

王大同手发着抖，拿起了电话，要分好几次说，才能使护士明白他的意思。

李宣宣吸了一口气，又转向卫白二人：“那些人没有跟来，很好，要带你们两人到阴间去，比较容易，他们要是跟了来，必然也想跟到阴间去，那可是天大的麻烦，我也做不到！”

公然要把人带到阴间去，听来不免骇人，但是卫白二人，却大是高兴，也明白了李宣宣所说的“关键性问题”是甚么——她只能带两个人到阴间去！

自然，她可以分几次带多些人到阴间去，但她显然在这一次到阴间去之后，再也不打算离开了！

李宣宣向王大同望去，王大同的身子，竟自然而然，缩了一下。那种自然感到恐惧的“身体语言”，等于是在说：“不，我不要到阴间去！”

刹那之间，卫斯理也不禁对王大同起了难以形容的反感，而两人都留意到，在那一刹间，李宣宣的神情变化之大，难以形容。

两人到了之后，李宣宣虽然一直控制着大局，令祖天开屈服，也成功地令王大同愿意交出许愿镜。可是她的神情，并不快乐，而是轻叹微蹙，眼神幽怨，笑容苦涩。这一切，都显示她的心中，爱恨纠缠，难分难舍，可是愁肠百转，心有千结，不知如何才好，彷徨无比。

而在那一刹间，在她的俏脸之上，所起的变化之多，之快，虽是旁观者，也令卫白二人怵目惊心！

只见她又是悲痛，又是愤怒，又是叹息，又是鄙视，又是委屈，又是

可惜，又是难过……岂止是打翻了甜酸苦辣的五味架，简直是打翻了百味架，无法估计她有多少滋味在心头。

然后，那只是一刹那间的事，转眼之间，她在略吁了一口气之后，就变得十分平静，像是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卫白二人后来交换当时的感觉，都说，看到了李宣宣现出了那么平静的神情，心头都是一阵刺痛——因为两人都看出，李宣宣的那种平静，是彻底绝望之后的平静，是心如槁木死灰，再也不寄以任何希望的一种平静！

那自然也是一种平静，可是导致这种平静降临的代价却可怕无比，过程也痛苦无比！人中若是充满了无欲无求的喜乐，自然会有这样的平静。可是心若是已经碎成千百片，竟也能现出这种平静的神态来的！

李宣宣的心中，本来可能还存有万一的希望，王大同会说一句“我跟你到阴间去”

相信王大同如果这样说了，以后的事情，必然会有变化。

可是王大同非但不说，而且如此明显地表示了害怕，极度的害怕！

于是，李宣宣也完全明白，两人之间，再无任何情意可言了！

一时之间，人人都不出声，祖天开仍然双手抱着头，身子在发抖，不住惨叫一声：“给她！给她！”

王大同连看也不敢看李宣宣，在沙发上缩成一团。卫白二人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也不知说甚么才好。反倒是李宣宣先打破沉默，她笑了一下，声音也同样平静：“好笑吧，同床共枕那么久……世上还有甚么关系比夫妻更亲密的？竟然也会视同陌路……当日的山盟海誓，却明明是口中说出来的啊！”

别以为李宣宣在这样说的时候，语调会伤感——一点也不，她完全不伤感，像是在说一件和她完全不相干的事，那自然也是她已彻底绝望的结果。

王大同低着头，看来他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打算。卫斯理和白素同时开口，两人说的话也一样：“你对爱情的憧憬，太理想了！”

李宣宣道：“难道不是这样？”

卫白二人同时缓缓摇头，他们又紧握着手，庆幸他们自己，有理想的爱情生活。

李宣宣又不再出声，一动不动。这一次，打破沉寂的，是喘着气，奔进来的护士，手中拿着一只纸袋，她进来之后，也感到了大厅中的气氛十分奇特，她呆了一呆，不知如何才好，李宣宣已道：“给我！”

护士把纸袋交到了李宣宣的手上，李宣宣接了过来之后，道：“你回去吧，整理一下，王医生很快就可以恢复应诊了！”

护士答应着，又走了出去。李宣宣伸手，自纸袋之中，取出了一样东西来。

那东西，看起来，真像是一面古代的铜镜，一面极其平滑，隐隐生出一种青森森的光芒，背面凸起，像是一个龟壳，遍体是一种深沉的青灰色，也看不出是何种金属所铸造的。

李宣宣把那东西在手中掂了掂，却顺手递给了在身边的白素，道：“你能料得到西卜拉达的主要用途之一，真了不起，你看看这东西！”

白素接了过来，卫斯理也忙凑过去看，上手并不沉重，光滑的一面，倒还不怎样，背后微凸如龟壳的那一面，却奇特之极，原来可以一层层掀开来，每一层都是极薄的金属片，上面有许多古怪的符号和小孔，有时很疏，有时很密，一共有三十多层。

卫斯理对这种无以名之的东西，见过很多，他知道，那是精密之极，功能匪夷所思，结构复杂之极的一种仪器！

白素看了一会，交还给李宣宣，李宣宣道：“这是阴间一件很重要的仪器，别看它体积不大，可是功能之多，一时之间，绝说不明白，真可笑，它在阳世那么多年，也却只知道它的一项最微末的功用——是当年盗了它逃离阴间的人不懂它有大功能，还是传下来之后没有人懂，所以失传了！”

她最后两个问题，像是自己在问自己，当然没有人回答得出。

卫斯理疾声问：“这……西卜拉达，是由谁制造的？”

李宣宣回答得极快：“阴间的缔造者。”

卫斯理心中疑惑之至：“那是……阎王？地藏王？冥王？还是魔鬼？”

李宣宣侧头想了一想：“可以那么说，也不应该那么说——不论是甚么称呼都一样，都只是代表一种力量，由这种力量，主宰阴间！”

卫白二人完全可以接受这个说法，确然，用甚么称呼，全一样，阎王也好，冥王也好，都一样，总之，那是主宰阴间的力量。

白素反问了一句：“你们称这种力量为甚么？”

李宣宣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，侧着头，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可以称为阴间之主

阴间由他缔造，由他而生，照他的意志，凭他的力量行事！”

卫斯理心头狂跳：“等一会你带我们到阴间去，可以见到这……阴间之主？”

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可是李宣宣居然像是很难回答，沉吟不语。

这时，王大同的忍受，已到了极限，他陡然跳了起来，声音嘶哑，双臂挥舞，大声叫着：“走，走，到阴间去！到阴间去，别再留在这里，去，去，到阴间去！”

李宣宣看也不看他，向祖天开道：“开叔，请把那叫你剖开的箱子拿下来给我，我会有几句美言相赠！”

王大同呼叫了一轮之后，又倒坐在沙发上，不住地喘着气。

祖天开神情古怪，走了开去，不一会，就提着被剖开的神秘漆器，走了下来。

李宣宣把手中的“西卜拉达”向那凹痕一放，天衣无缝，她向祖天开望去，祖天开垂下了头，无话可说。

李宣宣一字一顿：“开叔，事情过去了很多年，可是不论甚么事，有因必有果，有业必有报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坦然受之，也就是了，何必常年戚戚在怀？”

十三、阴间奇景

祖天开陡然震动，呆若木鸡有半晌，才道：“多谢你提醒，实在不必放在心上！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候，看得出他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但也同时一下子老了许多，整个人都松垮了下来。

他缓缓走开去，在一角蹲了下来。

李宣宣向卫白两人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她说来轻松随便，一如邀请两人到花园去散步一般。

李宣宣确然把两人带到了花园的草地上，她和白素并肩在前，卫斯理在她们的后面。

阳光明媚——在这种的情形下，他们竟然要出发到阴间去，那更是不可思议。

白素先开口：“我相信，我们现在要去的阴间，和传统对阴间的理解，大不相同！”

李宣宣略侧着脸，白素望着她，在阳光下看来，两个人各有各的美丽，看得人眩目，赏心悦目之极。

李宣宣的回答是：“细节上当然大不相同，但是原则却一样！”

卫斯理和白素大奇，都停了下来，等候她作进一步的解释。李宣宣道：“都是一个空间，有许多许多灵魂，在那个空间之中——传统说法的阴间，就是那样的！”

卫斯理进一步问：“这样一个灵魂聚居的空间，是由一种力量……创造设立……并且主宰的？”

李宣宣答得很肯定：“是——可是别再问我那是甚么力量，是甚么人在主宰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我只是在许多年之前，忽然听到了声音，吩咐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我这才到阴间去的。我听到的声音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就是王大同被问‘西卜拉达’在何处的那声音。

可以说那是冥主的声音，也可以当作那是使者的声音，这声音有使人服从的力量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说了一番卫白二人再也料不到的话：“由于失去了‘西卜拉达’，难以用方便的办法来往阴阳间，所以，阴间主宰又运用了力量，指使……或是影响了一些人，使他们在适当的地方向下掘，掘得极深，掘出一个……唯一的能来去阴间的通道。”

卫白二人面面相觑——他们曾进过那矿洞，下过矿井，三七二公尺深，可是，随便他们怎么设想，也难以想像这个煤矿，竟是阴间主宰运用了力量而形成的！

这阴间主宰对人的行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想起来不免令人遍体生寒，这种影响力实际上可以主使人类行为，可以驱使人去做任何事。

李宣宣看到了两人骇然的神情，笑了起来：“我知道你们在想甚么——你们所想的事，不会发生。嗯……有了这个通道之后，虽然可以来回，但不是很方便，而且，进出时，要阴间主宰发出力量，这种力量，不知为甚么会造成大量蝙蝠的死亡，可怕之极！”

李宣宣说到这里，神情也不免骇然。

连李宣宣也不明白的事，卫斯理倒可以作出假设——当阴间主宰在发出力量，把人自阴间送出来，或带回阴间去时，那种力量，对感觉敏锐的蝙蝠，必然造成毁减性的破坏，那有可能是一种高频音波，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力量，使蝙蝠的行为失常！

循这个线索去作假设，阴间主宰的力量，当然应该属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，不是现阶段她球人的知识所能理解的事！

李宣宣俯身，在草地上摘下一朵紫色的小花，在手中转着，她又道：“我

被召到阴间之后，才知道我本身很有些特别之处，这才会蒙召的——别问我有甚么特别之处，我不会说！”

卫斯理刚想问，李宣宣已向他望来，俏脸和眼神，充满请求对方不要追问的神情——美女的力量。卫斯理曾以为自己可以抗拒这种力量的，但这时，事实证明他也不能，他张大了口，却把要问的话，吞了回去。

后来，白素取笑他，卫斯理的解释是：“她既然自称特别，当然有特别之处，我相信她不是地球人，和阴间主宰一样，都不是地球人，他们都有力量影响地球人的脑部活动！”

卫斯理虽然是自辩，但是分析得也很有理。

李宣宣继续慢慢向前走：“到了阴间之后，情形很特别，我有任务，有工作……等一会你们到阴间，可以看到我的工作，很是繁重。然后，忽然又接到了阴间主宰的指示，命我到人间来，寻找‘西卜拉达’，我就带着它的容器到人间来了！”

听李宣宣娓娓说她的事，连有许多怪异经历的卫白二人，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。

卫斯理这时，问了一句：“那漆器……一点缝也没有，如何能放东西进去？”

李宣宣笑：“矿坑下也没有门，我和那位郭先生，也能自由出入，亦是阴间主宰的力量。”

卫斯理闷哼了一声，李宣宣竟差没有直接说出“你们地球人做不到”这句话了。

李宣宣垂下了头，长发披泻，很是好看，她苦涩地道：“我倒真是爱上了……他，和他结为夫妻，从未想到事情会那么巧，他为了要知道我的来历，动用了‘西卜拉达’，一用，阴间主宰就知道了，我还不相信，宁愿相信自己爱的这个男人！”

李宣宣这时所说的，正和卫斯理所作的假设，完全相同，所以卫斯理不免大是兴奋，手舞足蹈。

李宣宣用奇怪的神情望着卫斯理，白素知道卫斯理为甚么高兴，就道：“看你，像小孩子！”

他们两人打情骂俏，李宣宣忽然叹了一声，低头不语。白素忙道：“那个‘西卜拉达’是怎么会被人从阴间盗走的？”

李宣宣皱着眉：“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可能是给我的上一任盗走的——也是一个有点特别的人，被召到阴间去的。‘西卜拉达’的功能极多，神妙无比，在人间自然成了宝物，为了争夺这宝物，不知曾掀起过多少腥风血雨，人类行为，真是可怕。”

当时，卫白二人听了，都没有说甚么，不久之后，他们之间讨论，卫斯理向白素道：“你注意到没有？李宣宣虽然不明说，但是那语气，显然表示她自己不是地球人！”

白素点头：“不但是她，连她的上一任，只怕也不是地球人，有许多不同的外星人参与其间。”

两人都同意了这一点。

李宣宣所说的，这宝物在人间曾引起腥风血雨的争夺，自然也可以肯定。至少，祖天开和王老爷，当年就不知道用了甚么手段，从甚么人的手中，把这宝物争夺到手的！

李宣宣望向两人：“我可以说的，都说了，再没有问题了吧！”

卫斯理和白素，各自想了一分钟左右，各自叹了一声。他们自然还有问题，但那都是问了李宣宣也不会回答的，反正李宣宣已给了许多线索，可以经过推理，得到结果。

所以，两人一开口，竟是异口同声问：“我们甚么时候启程，到阴间去？”

李宣宣笑：“随时——两位要注意，一启程，对你们来说，只是黑暗，连我也见不到，不过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回程也是一样。”

卫斯理大是抗议：“这……不是带我们参观阴间吗？”

李宣宣笑靥如花：“会给你们看你们可以看的东西。那比郭先生好多了，他是在昏迷的情形下进出阴间的，甚么也没有看到！”

卫斯理仍然发出喝倒彩的声音。李宣宣自顾自吩咐：“等一会，有一道强光，你们跨进光中就是！”

卫白二人盯着她，只见她取出了“西卜拉达”来，掀开了几层，把“镜面”对着阳光。

两人眼前，陡然闪起了一片强光。

两人手拉着手，迎着那片强光，跨出了两步，陡然之间，眼前又是一片漆黑。

强光和漆黑的变化如此突然，两人的眼睛，不免有点刺痛，自然而然，闭上了眼睛一回，才又睁开眼来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，简直奇特之极！

他们看到的景象，是他们以前从来也未曾见过的，所以难以有现成的形容。

他们看到，在他们面前，像是有一本极大的，打开呈扇形的“书”，至少有十公尺高，有许多页。

每一页都是黑色的——那是一种十分深沉的黑色，而在黑色之上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亮点，每一页上，至少有上千万点！

那些亮点的明暗程度不同，若是只看其中的一页，倒有点像晴空之夜看天上的星，可是要密集得多！

他们正在不知道那是甚么奇景，已听得李宣宣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们看到的，就是阴间，每一个亮点，就是一个灵魂，它们聚在这里，在适当的时候，在适当的时机，阴间的主宰就会施展力量，使灵魂再到阳世去，再进入人的身体之中。”

卫斯理想向白素望去，但是他发现他看不见白素，连他自己的手，他也看不到，他只知道白素在身边，因为他还紧握着她的手。

这时，他感到那些亮点，就像是一座大型电脑中的组成部份。他又看到，有更多的“空页”，上面并无亮点，还可以容纳不知道多少灵魂！

白素沉声：“我们只能见到这些？”

李宣宣道：“那还不够吗？阴间的秘奥，你们可以说已经得到了，和传统的说法，原则一样，只是具体情形不同。这些鬼魂生前的思想，在阴间，都化为记录，由阴间主宰控制，没有人瞒得过去，当然，要真正了解具体情形，只有死亡之后，鬼魂成了一个亮点，才能体会，两位暂时还不想那样吧！”

卫斯理和白素异口同声：“不想，暂时还不想！”

当然不想，李宣宣的提议，等于是要他们用死亡作代价，去体验鬼魂在阴间的具体情形！

卫斯理吸了一口气：“你是怎么令王大同活回来的？”

李宣宣道：“我以为你知道灵魂和肉体的关系，就是那么简单。”

卫斯理闷哼：“要真是那么简单，人间就没有死亡这回事了！”

李宣宣叹了一声：“当然，要阴间主宰运用他的力量，他不轻易运用这种力量，他说这种情形破坏自然规律，不是好现象。这次，是我苦苦哀求，并且由我作出了若干承诺，阴主才答应了的。他一答应，我就离开，谁知一出来遇上了郭先生，他说大同已死，这才又急于回去向阴主理论，郭先生又抱住了我不放，所以也只好连他也一并带了进去。”

白素道：“你后悔救了王大同？”

李宣宣道：“没有后悔，我只是想不到他会这样对我，把我当成了……异类。”

卫斯理疾声道：“你不正是异类吗？”

李宣宣的声音低沉：“我的一切，与人无异！”

她没有正面回答卫斯理的这个问题，可是也不算太隐晦，她已承认，她虽然一切与人无异，但不是人。

后来各人讨论李宣宣究竟是甚么，白素仍然坚持：“她是人！”

卫斯理的意见比较委婉：“她是一个一切和地球人一样的外星人！”

当时，李宣宣下了逐客令：“你们不必久留了吧！灵魂在阴间的一切情形，你们无法体会的。”

卫斯理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想，‘西卜拉达’有转移空间的作用——”

李宣宣立即道：“是，你们要在哪里出现都可以！”

卫斯理长叹一声：“当然是回家去！”

他这句话一出口，就觉得白素在他的脸颊上，亲了一下，那表示白素的想法，和他一样。

李宣宣道：“素姐，不知何年何月，再能相会了！”

白素十分豁达：“我总有灵魂到阴间来的时候，到时不就可以相会了？”

李宣宣咕哝了一句甚么，两人都没有听清楚，陡然之间，一股强光闪动，把他们全身罩住，使得他们在刹那间，同样甚么也看不到。

而等到两人的视力恢复正常时，是手拉着手，一起站在书房之中，耳际听得陈长青在大声叫嚷：“糟！会不会叫带到阴间去，回不来了！”

卫斯理打开了书房门，向下大喝一声：“背后莫说人坏话！”

陈长青正在楼梯口上，抬头向上望来，“哈”地一声：“真有意思，放着大门不用，老爬窗口！”

卫斯理和白素一起走下楼梯，看到小郭和黄堂也在。他道：“不是爬窗口，是直接由阴间转移来的！”

三个人一起围了上来，卫斯理是从小郭手中接过酒来，大大喝了一口，一秒钟也不耽搁，就叙述一切经过。

等到卫斯理说完，三人都有不相信的神情：“阴间就是那样？”

卫斯理也叹了一声：“我是人，到阴间去，只能有这样的体会，要是我死了，灵魂到了阴间，可能大不相同！”

卫斯理这时这样说，只是一时感慨，但不多久之后，他听到了王大同的一番话，是录音。

王大同用十分激动的声音说着：“我到阴间去过，我死而复活，阴间真

大，大到无边无际，奇特透顶，你所能想像的，甚么都有，十八层地狱，判官阎王，都有，人死了之后，鬼魂到了阴间，你活着的时候，做过甚么事，一件件都记着，比电脑记账还清楚，你不信？哼哼，哈哈，到你去过，你就信了。”

录音带是精神病院一位医生提供，请卫斯理表示意见的——王大同被法庭判为神经不正常，要长期入精神病院，他在精神病院，一有机会，就用类似的话，向人介绍阴间的情形。

他确然曾死亡，是灵魂进入阴间的，在阴间的所见所闻，自然和卫白二人大不相同。

卫斯理听了之后，叹了一声：“我没有意见。”

后来，卫斯理也把这情形，通知了黄堂，陈长青和小郭三人，陈长青兴致勃勃，带了录音机，去听王大同说阴间的情形，但几次之后，王大同说的，也脱不出传统说法的范围，反倒不如卫斯理所见的景象那么奇诡，可以作种种设想，所以他也不去了。

至于王家大宅，卫斯理后来，又去过几次，都是被老蔡硬拉了去的。

大宅变得很冷清，大堂变成了一个佛堂，祖天开每日念佛敲木鱼，看来像是在忏悔甚么。卫斯理想问他当年如何得到“宝镜”，见了这等情形，自然也问不出口了。

整件事都告一段落了，白素很怀念李宣宣，不时发问也似自言自语：她在阴间，怎么生活呢？

李宣宣不现身，这问题自然也无人能回答了！

（全文完）